嘉靖寧夏新志

重脩寧夏新誌序

寧夏鎮誌成於弘治辛酉歲修之者郡人郎中胡公汝礪寔大中丞曹南王公珣之意也嘉靖己亥歲守禮叨撫其地暇日披閱圖誌因革損益殆相尋者遂作而嘆曰誌成不四十年更易如是久而人亡事訛何以考證

命督糧僉事孟公霦禮請刑科給事中致仕郡人管公律重編不三月而成因舊而新隨事而正政有關於大體者不厭其煩事有益於軍民者備記其實凡百家衆技之流舊制新設之顛末綱分目悉且隨類附以不盡之意該博之學經濟之才可以見矣

南澗子復作而嘆曰司馬遷以無罪廢而學發於史子羨不見用於時而學發於詩古今文人之厄也管子其安命已夫特命刊木以傳嗚呼我明億萬年無疆之休家有譜郡有誌國有史人文蕪倫法制森然胡元不足言矣漢唐宋一統之盛無如今日繼

是而往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手先後同心共成良誌以備國史顧不美歟謹稽手頓首以贅於簡端云

嘉靖庚子歲秋八月吉旦

欽差巡撫寧夏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蒲南澗子楊守禮識

寧夏新志序

志書一方之史也所以備紀載便歷覽使人得以
觀感於前而興起於後關係攸大豈曰小補之哉
寧夏當陝右西北三邊其一重鎮也遠在河外本
古戎夷之地歷代來叛服不常入我
聖朝混一寰宇尺天寸土盡歸職方兵燹之後圖志
無可考者宣德中
藩府慶靖王問學宏深好古博雅創編寧夏一志

到今七十餘年事多不悉蓋前無所傳後無所繼
故耳弘治己未予奉
命巡撫是方經理邊備之餘考古遺蹟漫無足徵病
之恒歎以爲缺典會鎮人地官郎中胡公良弼丁
外艱家居乃託之重爲纂脩胡公博學多識慨然
考經史參舊志詢之稗官故老采以金石之文諸
家之說古今事有關於地方者上而天文下而地
理中而人物收録無遺不逾年而成書爲類若干

爲目若干羲爲若干卷用心勤且勞矣乎惟圖經其來也遠周禮有職方圖漢有郡國志唐有十道圖宋有九域志肆惟我

朝有大明一統志至於一省一郡一邑亦各有志是知志者世之大典不可闕亦不可略不闕不略凡沿革廢置可得而識山川地理可得而考風俗物産可得而知城郭疆域藩封關隘橋梁軍壘祠廟學校人物貞烈文獻宦蹟事事物物亦可得而徵

且寧夏地方千里有中路有東路有西路雖古夷域亦實雍州之地然自秦歷漢逮唐郡國其地舊矣左黄河右賀蘭山川形勝魚鹽水利在在有之人生其間豪傑挺出後先相望者濟濟況今靈州之建靖虜衛之開利邊亦慱且遠矣誠今昔勝槩之地塞北一小江南也圖志之作豈可少哉是志也不傷煩不傷簡詳畧各適宜去取攸當開卷一覽寧夏千百年已然之迹殆不出戶庭瞭然於心目

聞嗚呼盛哉也嗣是而有作者推廣附益使前有
傳而後有繼又不能無望於有道之君子
弘治十四年辛酉夏四月吉旦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曹南王珣識

寧夏新志目録

卷之三

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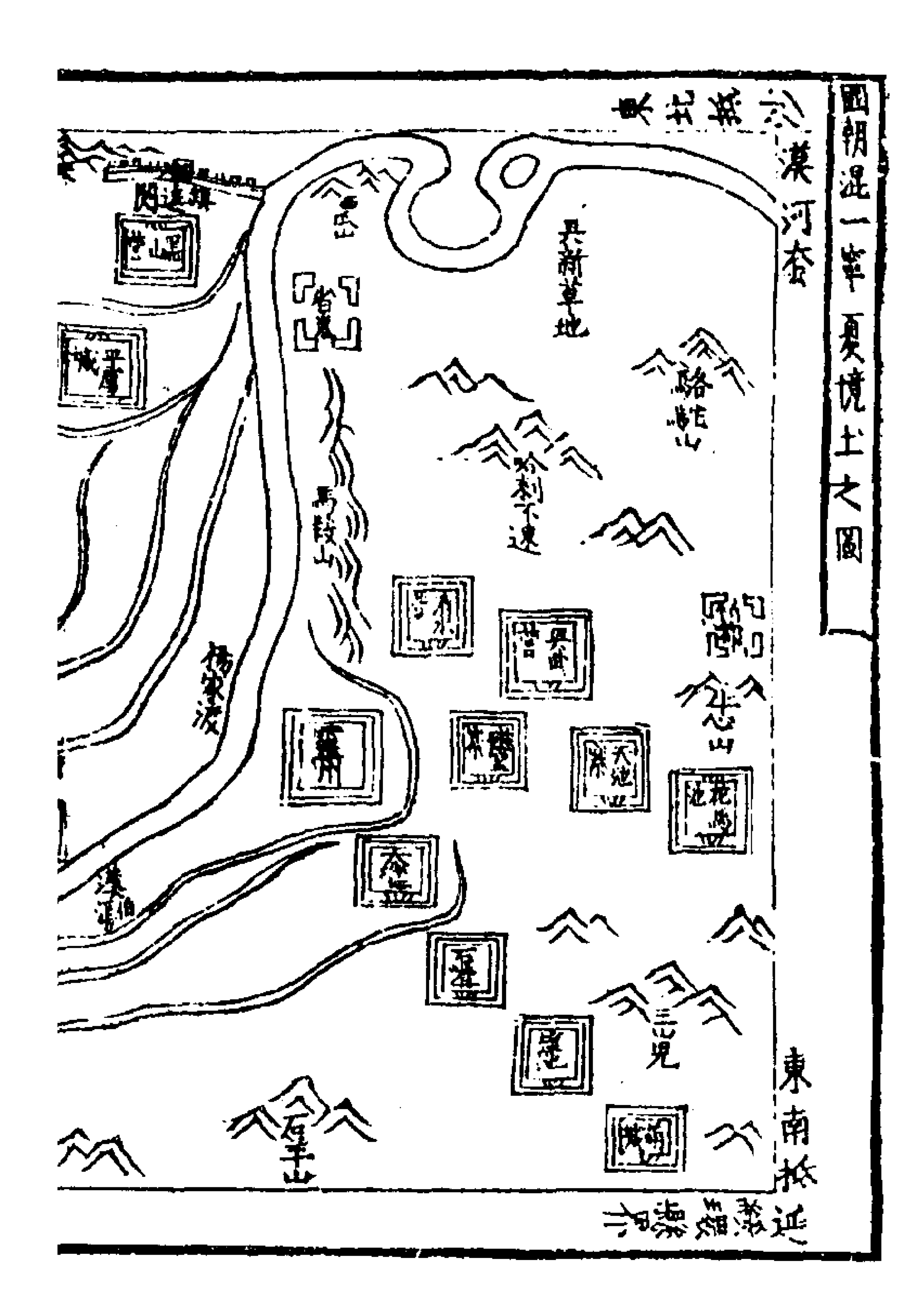
寧夏文苑志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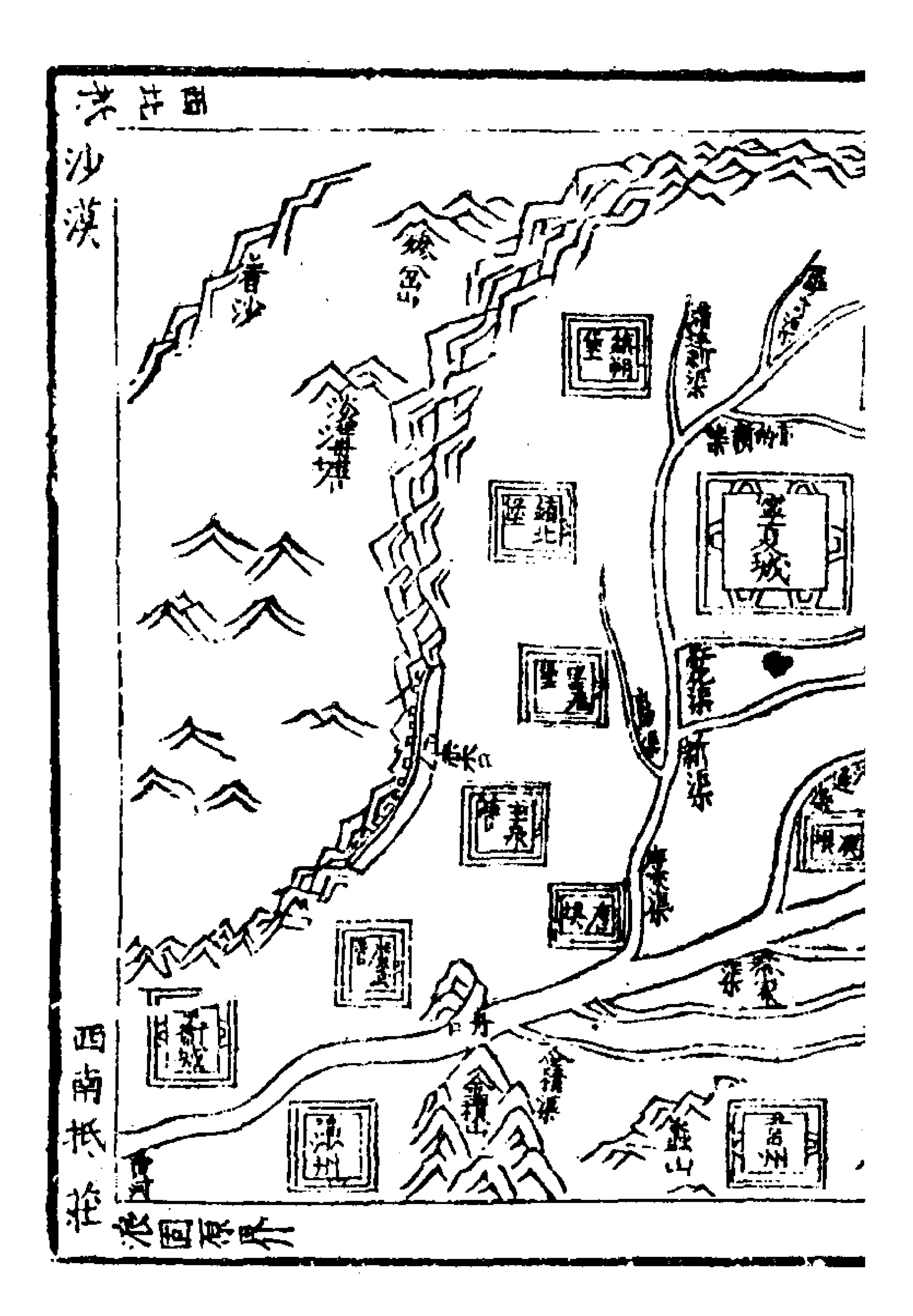
委官百戶高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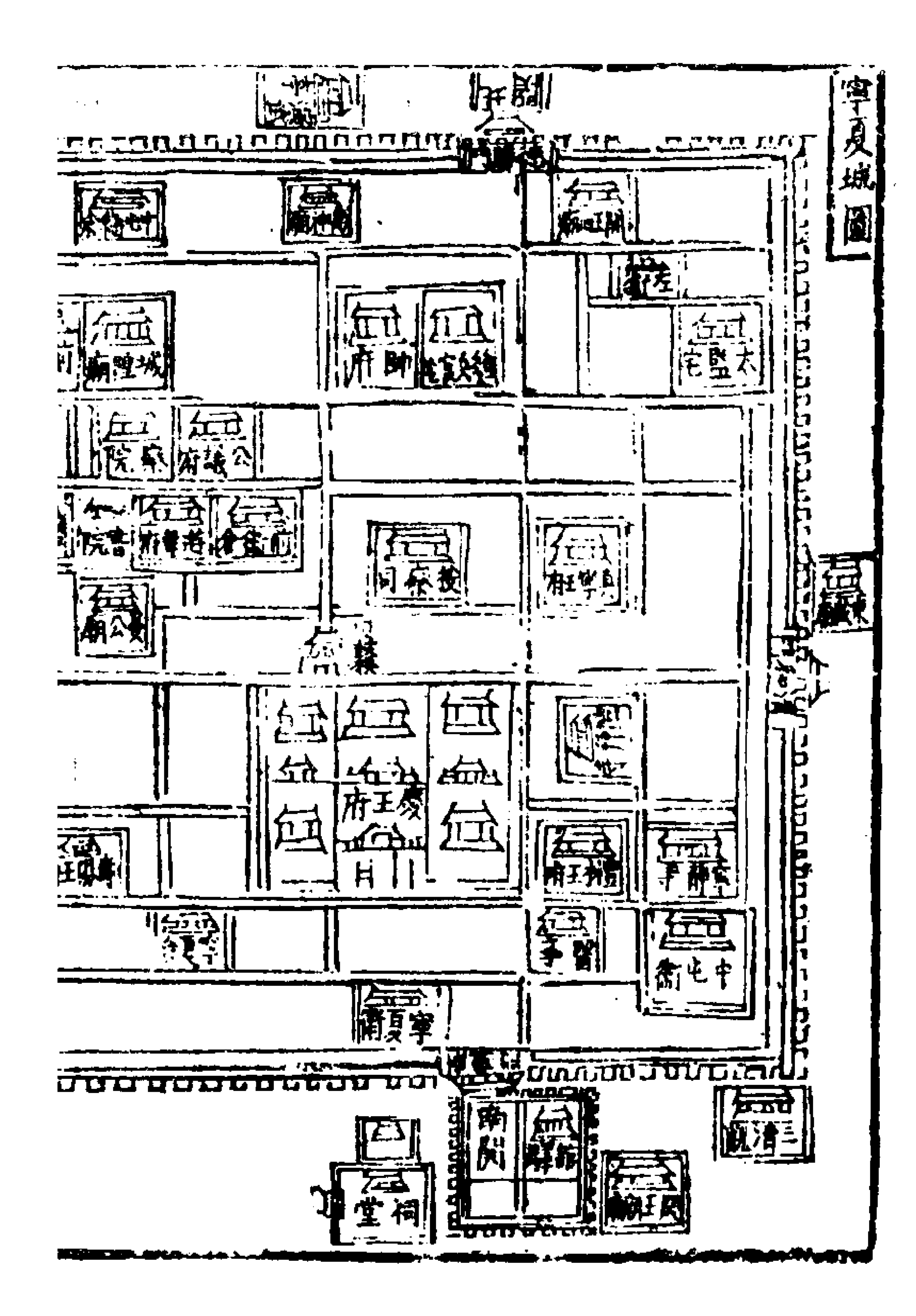
謄録生員 嚴檀 穆賓 張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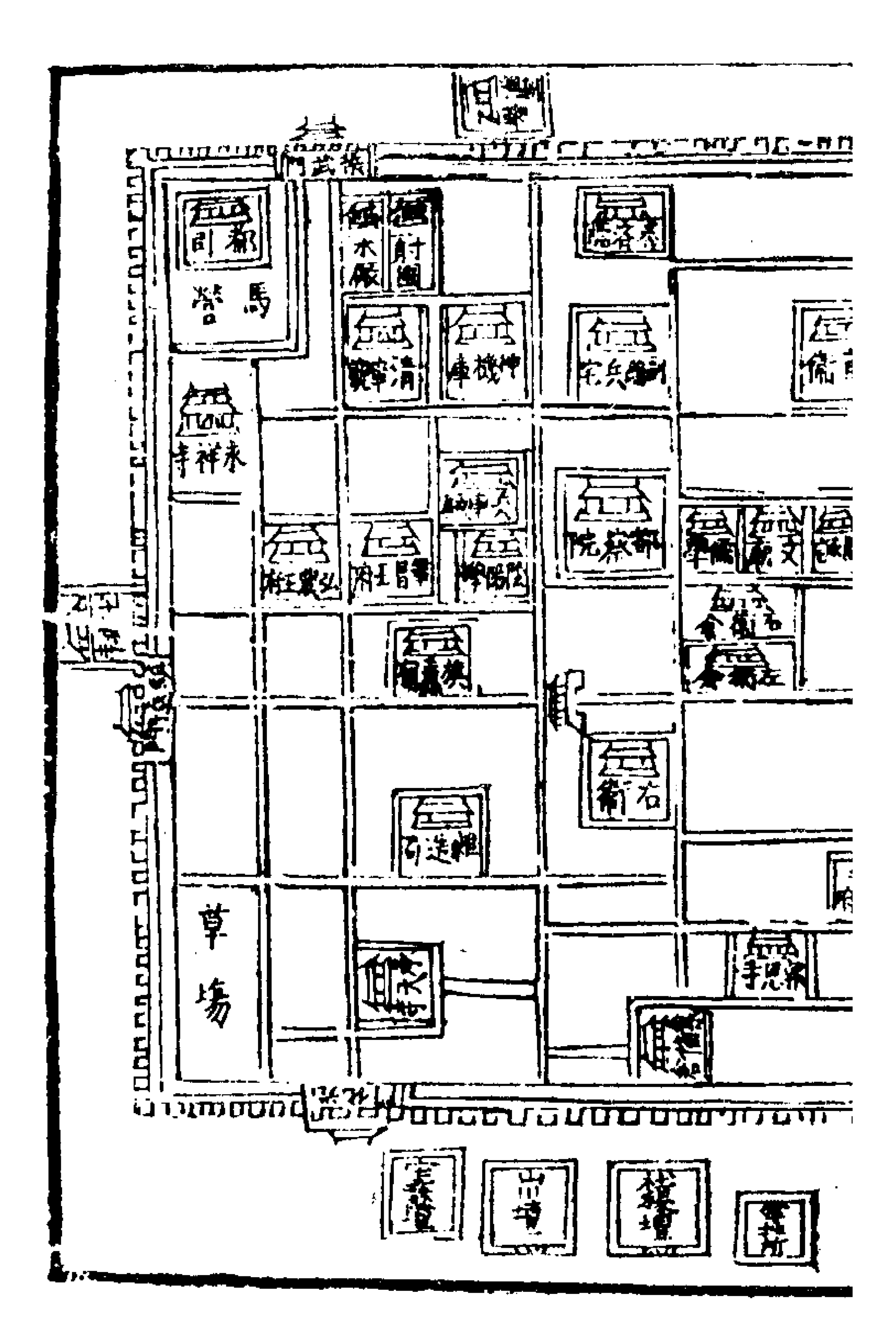
張錞 周憲 姬世臣

識字呂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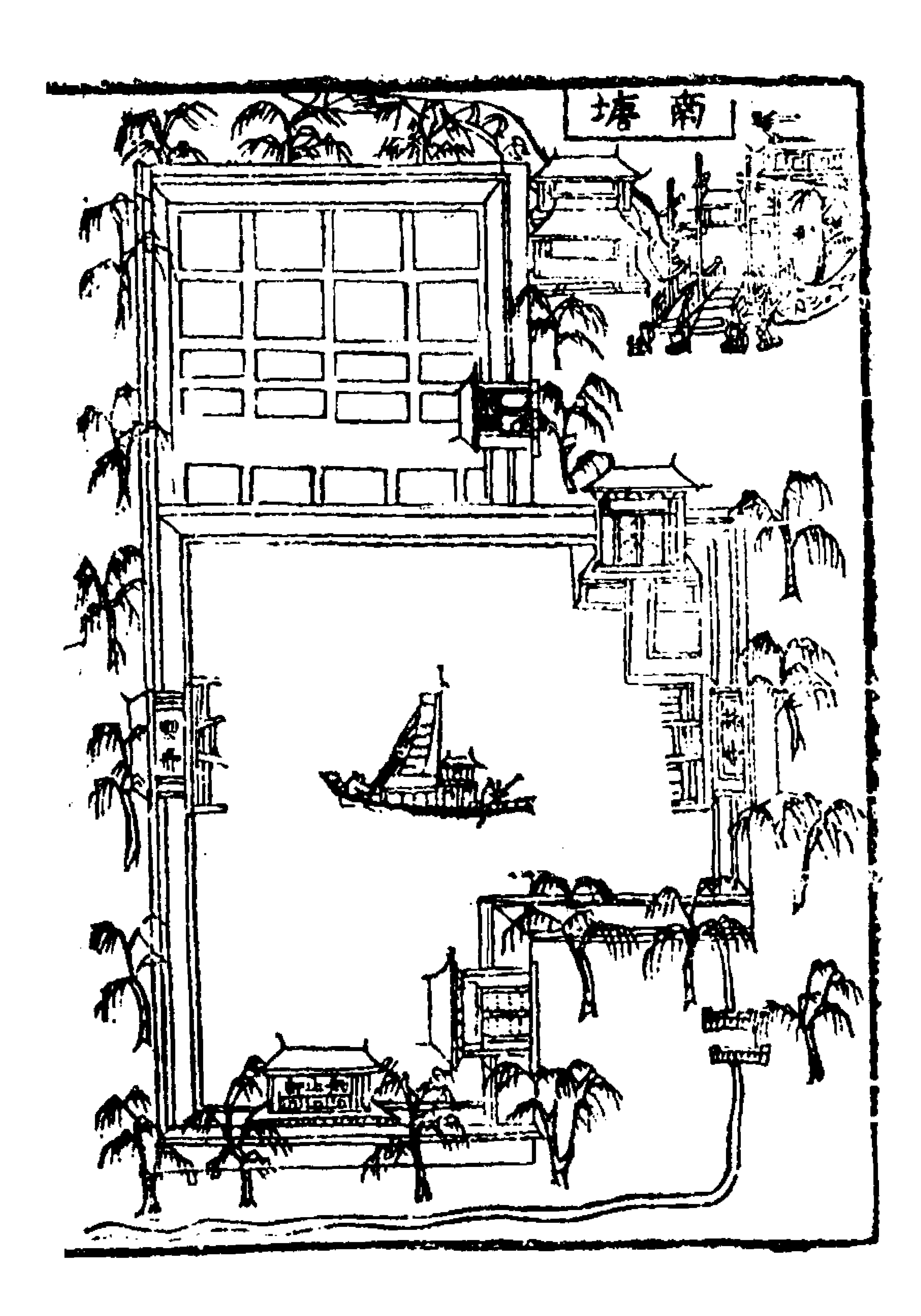

國朝混一寧夏境土之圖
漢河套
馬鞍山
楊家渡
東南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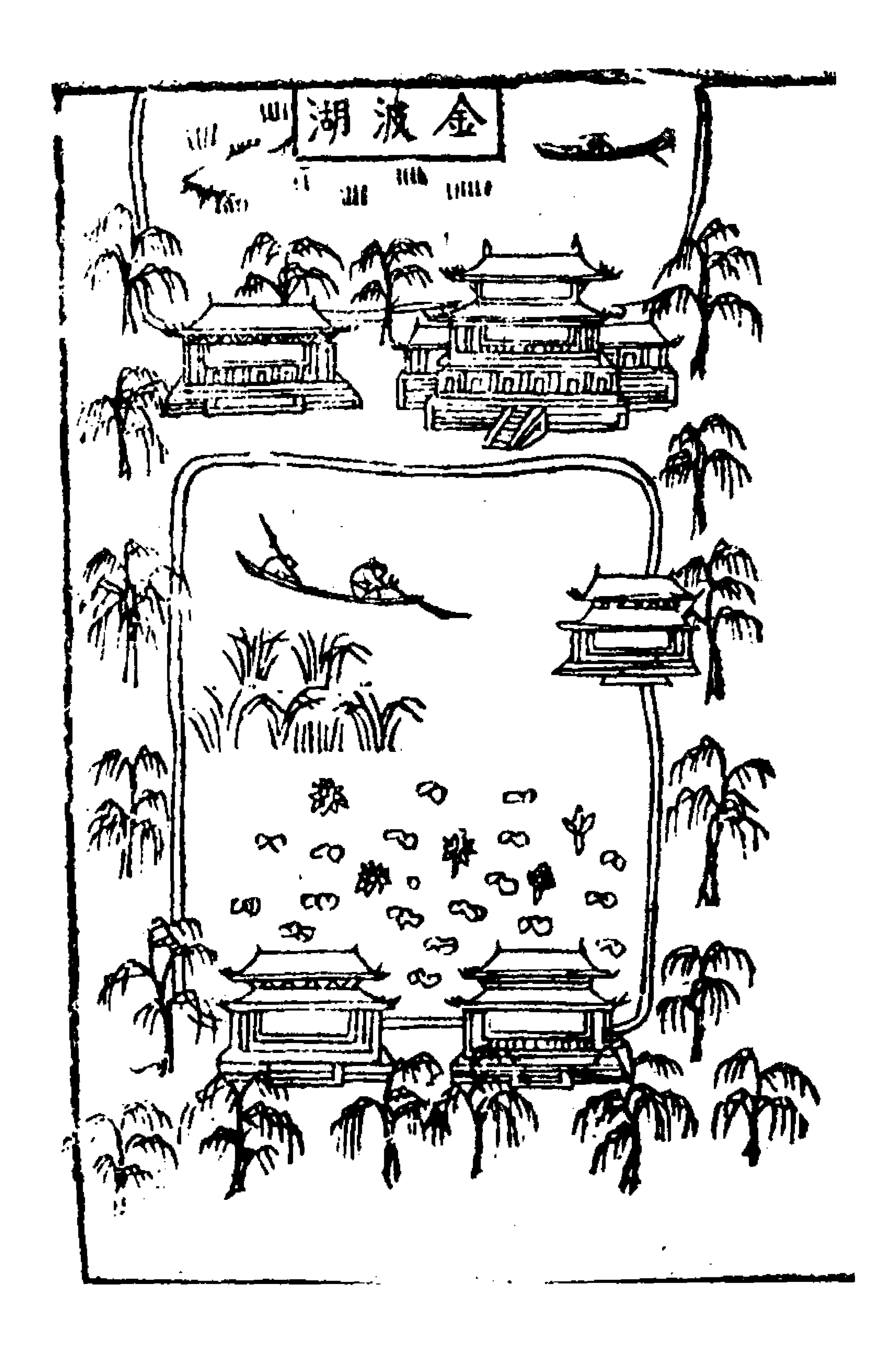



寧夏城圖
左衛
帥府
太監宅
城隍廟
按察司
慶王府
中屯衛
寧夏衛
南關
三清觀
祠堂



鎮武門
都司
馬營
永祥寺
水廠
射圃
清寧宮
神機庫
都察院
右衛倉
左衛倉
右衛
草場
山川壇


南塘


金波湖

寧夏新志卷之一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戶部郎中鎮人胡汝礪　編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陝西按察司僉事中州李端澄　校
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門人管　律重脩
賜同進士出身奉政大夫陝西按察司僉事澤州孟　霦重校

寧夏總鎮東至省嵬墩外境二百里西至賀蘭山外境一百里南至慶陽府界三百六十里北至西爪山外境二百九十里東南至延綏界三百五十里西南至固原衛界四百里至京師三千六百四十里至南京三千八百四十里

建置沿革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以其居秦之西偏兼得尾柳斗樞春秋時羌戎所居秦為上郡地後匈奴並有之漢武帝元朔二年命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後漢因之晉亦為朔方郡晉亂姚興以赫連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遂僭稱天王建都於此後魏置夏州西魏置弘化郡後周改懷遠郡隋開皇三年郡廢隸靈州為懷遠縣迄大業復為朔方郡尋改為夏州或又為朔方郡屬關

內道領縣三唐隷靈州仍為懷遠縣貞觀三年拓
跋赤辭以其地來歸賜姓李中和初拓跋思恭討
黃巢有功復賜李姓鎮夏州世有其地宋真宗景
德間其五世孫德明欵塞內附假以本道節制始
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今之鎮城是也
元昊陞州為興慶府又改為中興府遂為夏都與
宋延慶涇原分界元太祖滅夏城遂空世祖立寧
夏中興等路行尚書省又置寧夏路總管府成宗

并入甘肅行省元末復置行省　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徙其民於陝西九年命長興侯耿炳文弟耿忠為指揮立寧夏衛隷陝西都司徙五方之人實之後增寧夏前衛寧夏左屯右屯中屯為五衛尋并中屯於左右二衛為四衛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封　宗室慶藩自慶陽徙韋州以居至三十五年辛巳徙寧夏置中護衛為邑從正德五年庚午改中護為中屯仍為五衛城寔德明所遷

之故址也週迴一十八里東西倍於南北相傳以為人形元兵滅夏攻廢之已而修設肖治元末寇賊侵擾人不安居哈耳把台參政以其難守棄其西半脩築東偏高三丈五尺洪武初立衛因之正統間以生齒繁衆復修築其西棄之半即今所謂新城是也並甃以磚石故城四角皆刓削以示不滿之意脩築歲久非其舊制今但存其東北一角城門六東曰清和上建清和樓西曰鎮遠上建鎮

遠樓南曰南薰上建南薰樓南薰之西曰光化上建光化樓北曰德勝上建德勝樓德勝之西曰振武上建振武樓樓皆壯麗其在四角者尤雄偉工

絕池濶十丈水四時不竭產魚鮮菰蒲

郡名

朔方 漢名唐皇甫冉送太常大夫散騎常侍赴朔方詩故壘烟塵促新軍河塞間金貂寵漢將王節度蕭關散漫沙中雪依稀漢口山人知賞車騎計日勒銘還

懷遠 後周名

賀蘭 以山名

西夏 夏國舊稱巡撫都御史南潤楊公守禮詩夷夏中分此地雄河山千里鎮西東前朔水利崇民利盛代文風變虜風遠近戍樓烽火饒往來征馬古今同何時迅掃胡塵

淨勒石燕然第一功

形勝　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赫連夏京都頌

左距豐勝右帶蘭會舊志黃河遶其東賀蘭聳其西

西北以山為固東南以河為險俱一統志黃河襟帶東

南賀蘭蹲踞西北靖王八景詩序背山面河四塞險固大學士彭時儒學記西據賀蘭之雄東據黃河之險吏部尚書桂萼天下圖本論按本論謂陝西三邊惟寧夏西據賀蘭之雄東據黃河之險其為險也甚易此但論其形勝爾近年以來虜浮洪濤而西渡視黃河猶坦途逐水草而轉徙依賀蘭為窟穴東西戒嚴無時少緩

為備實難於諸邊必如時所謂背山面河四塞險固中國有之足以禦外夷外夷竊之足以抗中國其確論哉嘗曰為備也甚易是忽之矣忽之則患將至矣患至而思弭之又孰其為力耶故曰守在德不在險

兵部員外郎駱用卿詩塞北江南幾今古登臨風物落詩邊山長西北雲藏寺河曲東南水接天元昊霸圖唯破碣赫連荒壘只秋烟今逢四海為家日笑聽犁樓起誦絃又有山形西限今夷夏渠利中分古漢唐之句

提學副使李遜學詩一帶山河萬里墻華夷天限隔封疆樓高有客籌邊計戈偃無人吊戰場壁壘春深抽草莽隰原日落下牛羊我来㘬遇昇平樂倚馬尋詩遍朔方

風俗

篤信機鬼尚詛呪〈宋史夏國傳〉 彊梗尚氣重然諾

敢戰鬬金史夏國贊雜五方尚詩書攻詞翰舊志重耕牧閑禮義新志寧夏自正德迄今服食以靡麗相競財用以浮費漸耗然少食則餒無食則艱茲以五谷糶販而為之害有益作無益實非邊鎮所宜巡撫都御史楊守禮惡其淆薄而深憂遠慮故諭之以德言禁之以憲法人樂從於雅澹君子儒之

山川

賀蘭山在城西六十里峯巒蒼翠崖壁險削延亘五百餘里邊防倚以為固上有頹寺百餘所并元昊故宮遺址自來為居人畋獵樵牧之場弘治八年醜虜為患遂奏禁之然未禁之前其患尚少既禁之後而患愈多何也蓋樵牧之人依窮巖絕壁結草廬畜雞犬虜騎乘夜而入雞犬鳴吠達於瞭臺烽砲即舉每每兵至山麓虜方進境掠之無所掠矣或聞砲即回禁後止以瞭

臺為特風雨晦冥耳目皆所不及往往獲利出境始覺是故患益滋矣說者或謂林木採盡恐通入寇之路殊不知木皆產於懸崖峻嶺之間非虜騎之所至者使林木不可以遏寇豈特嚴於禁止尤宜勤於栽植

唐常蟾送盧藩詩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水木萬象朱戶暗弓刀千騎鐵衣明心源落落堪為將膽氣堂堂合用兵却使六蕃諸子弟馬前不信是書生

元貢泰父蘭山圖詩太陰為峯雪為瀑萬里西來一方玉使君坐對蘭山圖不數江南衆山綠

莎羅模山 城西南一百里近賀蘭山之靈武口水自地湧出舊有龍王祠禱旱多應

峽口山 城西南一百四十里兩山相夾黃河經其間古名青銅峽有古塔一百八

宋張舜民詩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憑君莫上望鄉臺

省嵬山 城東北一百四十里過黃河

黃草山城北二百二十里其上草色多黃　石嘴山城東北二百里突出如嘴　黑山城東北二百里賀蘭東北尾也其形如虎踞下飲黃河亦一亢臨也　西瓜山城北二百八十里　麥垛山城東北三百里俱以形似名　快活林在城西十餘里豐水草可畜牧　黃河自蘭會來經中衛入峽口經鎮城東北而去引渠溉田數萬頃又東北過東勝抵雲中界由延綏折入關中因有河套之地　安塞王詩百折洪波萬里秋天潢宛轉是同儔青青烟草汀洲合滾滾魚龍日夜浮嘉瑞已為當代應濁流遶帶昔人愁澄清本亦吾徒事便欲崑崙頂上遊　黑水河在城東番名哈剌兀速西流注于黃河　三塔湖在城東北三十里　高臺寺湖在城東十五里　巽湖在城東南三十五里　觀音湖在城西北九十三里

賀蘭山大水口下

月湖 在城北三十五里以形似名

長湖 在城南十五里　安塞王詩浩蕩煙波王一灣孤村相映綠楊間數行沙鳥衝人起一葉漁舟艤岸閑天際遠山橫翠靄隄旁野潦沁紅管客懷吟思殊無極征騎匆匆又促還

煖泉 在城西北八十里

沙湖 在城東二十里

靖虜渠 元昊廢渠也舊名李王渠南北長三百餘里弘治十三年巡撫都御史王珣奏開之以更今名一以絕虜寇一以興水利但石堅不可鑿沙深不可濬財耗力困竟不能成仍爲廢渠

關隘

鎮遠關 在平虜城北八十里寔寧夏北境極要之地關南僅五里是爲黑山營倉場皆備弘治以前撥官軍更番哨守為平虜之遮正德初因各處征調輪撥不敷遂棄之致虜出沒

無忌甚或旬月駐扎滋平虜之患日深鎮遠關自不能守栁門等墩自不能瞭平虜之勢遂至孤立寧夏北境半為虜有苟失平虜則無寧夏無寧夏則無平固無平固則關中騷動漸及於內地患不可量矣求久安之計先須修打磑口為後鎮遠關之漸次修鎮遠關為復黑山營之漸不然是垣户不設欵思堂寢之安庸可得乎垣户一固則沿河沿山墩臺易守而耳目自明地方有賴議者皆以為然柰無實意以行之者巡撫都御史楊守禮總兵官任傑躬親閲視悉請弊端志在修復柰資費人力弗濟其志是在司國計者决其進取何如

黄草坡口　野馬川口

打磑口 在平虜城西北沿山諸口雖通虜騎尚有險可憑北則惟打磑南則惟赤木曠衍無碍打磑舊有三關自正德五年以来漸至頹圮奎虜由東而西則取捷徑於此口以出由西而東則

取捷徑於此口以入迄嘉靖十年築新墻為界虜益視為己有平虜官兵力漸難支居人業漸不振補缺塞隳必如赤木口之為備斯可以善其後巡撫都御史楊守禮入口詩打磑古塞黃塵合疋馬登臨亦壯哉雲逗旌旗春草淡風清鼓吹野烟開山川設險何年廢文武提兵今日來收拾邊疆歸一統儆無韓范濟時才

阿武坡口　剌灘口　歸德口　大風口　小風口　汝箕口　大水口　小水口　西番口　塔峽口　賀蘭口　新開口　宿嵬口　拜寺口安塞王詩風前臨眺豁吟眸萬馬騰驤勢轉悠戈甲氣銷山色在綺羅人去輦痕留文殊有殿存遺址拜寺無僧話舊遊紫塞正憐同壘盡可堪回首暮雲稠

鎮北口　水

吉口 黃峽口 滾鍾口 金塔口 赤木口 平巒

盤谷無高岡壘嶂之險虜寇鈔鏁甘凉出沒取為捷徑數遺重患居人不能安於牧藝總制尚書劉天和曾先任巡撫都御史吳鎧疏請發內帑築關為備已而人畏其難幾至中止識者憂之都御史楊守禮總兵官任傑志同議協力任其事料理處分悉有成算行僉事孟霦委都指揮呂仲良董厥役遊擊將軍傅鍾防於外副總兵陶希皐防於內各慎厥事巡撫公又躬自撫撈是以予來趨役六旬而功就築墻劃山隨其勢之所宜雖悍虜萬騎不過仰視而已百年難成之業一旦成之邊人倚以為固然嚴危蹈險一歲兩至其山自有巡撫以來邊人未之見也忠於謀國即是可以徵矣公有詩號登赤木口萬壑怒生風良馬猶驚險衰身欲墮空籌邊不計苦淨虜豈言功沙裏三杯酒出山

見月東至六月又入山捞士詩肖君巡行不憚難籌邊為國敢偷安蚑虻撲面孤臣血烽火驚心六月寒占塞山靈剛送雨高城雲爽暫停鞍君王自有南風調萬里烟塵一望殘　是日夕風雨大作新築城有敵樓假以暫憩故云又山中夜坐詩絶塞通胡地孤臣夜坐時閒雲歸岫遠新月上山遲據險重關因勒名萬里奇不須愁老大忠孝是男兒僉事孟霦槁軍入口詩出塞横霜戟驅兵伏虎臣蘭山含積雪五月未知春鐵馬衝風疾雲旗耀日新登高眺朔漠萬里絶胡塵

磨石

獨樹兒口　乾清兒口　山㵎兒口　雙山北口

雙山南口　靈武口　林泉口　哈剌木口　硤石口

邊防

河東墻自黃沙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成化十年都御史余子俊奏築巡撫都御史徐廷章總兵官范瑾力舉而成之者

傅釗詩危垣迢遞枕雄邊勢壓金城鐵壁堅中國有憑堪保障外夷無計可踰穿英公才大難同駕道濟謀深未許肩不是胃山豪傑出誰能經始向當年

深清高壘自横城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六十里嘉靖十年總制尚書王瓊奏

其所謂河東墻而設置之者夫重關疊險用以禦寇其為計實密亦防邊之要策也商旅游行猶清壘而不受驚張之虞孰曰不宜但舊墻勢不可棄據余子俊始設之意蓋不專於扼塞而已謂虜逐水草以為生者故凡草茂之地築之於內使虜絕牧沙磧之地築之於外使虜不廬是故去邊遠而為患有常苟存之亦如雲中大邊小邊之設藩籬盖專夫豈不可今盡棄之有深溝者恐未為然蓋

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棄之而有餘矣其在典武營者以其土沙相半不堪保障十六年總制尚書劉天和沿邊內外挑壕塹各一道袤長五十三里二分深一丈五尺闊一丈八尺人斯有恃

城

西南墻　自蠻山南起至廣武界止長一百餘里成化間巡撫都御史賈俊奏築今圯壞不堪

水利

漢延渠　唐來渠　拓拔氏據西夏已有此二渠資其富強迄元世祖至元元年藁城人董文用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始復開漢延唐來秦家等渠墾水田授民尋以渾都海兵亂渠復淤塞張文謙薦邢臺人郭守敬為河渠提舉因舊謀新更立牐堰渠復通夏人利之逮今所埧橋梁尚其遺製工作甚精洪武立寧夏衛因之漢渠自峽口之東鑿引河流遶城東逵邐而北餘波仍入於河延袤二百五十里其支流陡口大小三百六十九處唐渠自漢渠口之西鑿

引河流遶城西逶迤而北餘波亦入於河延袤四百里其支流陡口大小八百八處每歲春三月發軍丁修治之所費不貲四月初開水北流其分灌之法自下流而上旨為封禁修治少不如法則水利不行田涸而民困矣公私無所倚此寧夏恃以為利重者實二渠為然巡撫都御史楊守禮有觀兩壩詩開分天上水工自古人奇農畝沾春潤魚舟待月運漢唐能保障天地亦何私慚愧觀風客年年注意時

鐵渠 城西南北流與唐壩同口而異閘

新渠 在城南遶東北而流唐來之支

紅花渠 抱城南門東門而流唐渠之支

良田渠 在城西北流唐渠之支

滿荅剌渠 在城西北轉流東北唐渠之支

五道渠 城東東流漢渠之支

東南小渠 引紅花渠飛槽跨壕入舊城內

西南小渠 引唐來渠飛槽跨壕入新城西南

西北

小渠 引唐來渠飛槽渡壕入新城西北

橋渡

紅花橋 赤欄橋 俱清和門外 永通橋 南薰門外以上三橋俱跨紅花渠

永通橋記

橋距夏城之南僅里許舊名永通相傳創自國初惜作者無文字可稽前人疏黃河水灌田分派其下即紅花渠是也厥地勢就卑每夏秋之交加以流潦激湍與路傍明水湖混為巨匯舊以土木架梁不任浸漫尋就傾圮經行甚病之且歲歲而修之糜費不貲蓋徒勞而無益於事也成化乙巳余奉命巡撫寧夏日激乃弊亟圖易以石為經久計適饑饉荐臻邊事孔旅欲為而未暇也越丁未歲既熟邊方亦無事一日余與欽差鎮守太監韋公敬前總兵官周公玉副總兵官劉公文議及修橋事僉謂鎮之迎制物出軍旅四民作息咸由於斯誠地方急務不

可役若且力費余遂成之余亦自度其可為也爰命工調役鑿石鑄金煉灰刋木券砌一大空上分為三衢界以石檻柱端飾以小石獅三十有二兩末各翼大石獅八南北長五丈廣稱之高下裁其半橋之南構坊牌三楹上榜以金字二曰迎恩中扁墨字三曰來通橋牌之南與土墊路隨其地而高下之障湖水於道右以工料計總費若干緡皆余區畫下人不知而料已辦餘力不勞而工已畢蓋始事於是歲三月之戊申落成於八月之丙戌也是日帚公偕余輩往觀其穹窿偃伏如虹臥波橋之隱隱然也冊碧騰輝工巧競售牌之巍巍然也又楊柳夾堤周道如砥湖水浩浩然也規模宏邃氣象雄偉克稱大鎮視昔不同矣縱觀久之心曠神怡咸為余慶曰地因人而盛古人不作無益是舉非獨壯觀邊庭快便往來其計畫久遠殆將閱古今而無壞利益詎有窮乎余謂此誠急務考

諸古在孟子王政之一端徵諸今在憲綱之六事但其興廢雖在人而亦似乎有時與數也天下事否極則泰來寧夏本戎狄之地歷秦漢宋其間一覇而王僭而帝稱帥稱守經幾何人境内曾未見一石梁而遺之蓋當時人文未大開風教未全備百廢未盡舉草莽編髮之徒假名器而據非其有僥倖居諸無怪乎缺於此耳固人也亦時也數也肆我　皇明掃胡元之陋習揭日月之中天人文聲教宣布中外興滅舉廢罔有缺典　皇上中興而神化之敬　天勤民益篤前烈治平之盛足以並驅二帝三王非後世可比而橋梁一事天下有司每歲秋餘未及理則先事於此内臺風憲在外藩臬叅行部屬亦以此督之隆冬寒沍民不病涉若百年於茲固否極則泰也寧夏爲西北大藩疆宇城池甲於　府庫又非昔比而求通橋不作之於前代創始於　國朝而又完美於今日則夫時之而數

者其有待也若夫利益無窮因人而盛則又國家治平之效諸公賛襄之力於余何有焉嗚呼今之議昔亦猶後之議今而今而後凡我同志幸相繼而修葺之庶斯橋之永永也以其將考之則可數不足道也都御史崔讓記

寧化寨橋 社稷橋 賀蘭橋

新立橋 站馬橋 天生橋俱跨唐來渠者 官橋去城西南四十里 通濟橋去城東十里俱跨漢延渠者 昌寧橋去城南八里 酒店橋去城西南十八里俱跨新渠者 吳墊橋 郭陽橋俱跨良田渠者

街坊市集

熙春 泰和 咸寧 里仁 南薰

平善凡胡麻糟糠雜物皆集於此 毓秀抵新譙樓凡蘇杭雜貨魚肉瓜菜五穀皆集於

此感應凡布帛皆集於此　清和凡菓品顏料紙筆山貨鞾帽皆集於此　脩文

樂善　廣和　備武　澄清　積善　衆安　寧朔　永康　崇義　鎮安　慕義　效忠　遵化

養賢　育材　肅清　鎮靖　凝和以上諸坊凡市猪羊肉者各隨便有之　永春　迎薰　挹蘭　靖虜以上四坊在新城大街凡驘馬猪羊皆市於此

物產　鉛礬俱賀蘭山出　鐵麥垛山出　鹽地生　麻　碧瑱　瑪牙　[illegible]　紅花　藍靛　鏺鐵器物以上貨類　稻穀　稷　大麥　小麥　豌豆　黑

豆青豆胡麻秫青稞茶豆黍稷以上穀類薔薇石竹金

壽鳳仙珍珠鷄冠玉簪萱草菊荷戎葵罌粟寶像

百合以上花類杏桃李梨花紅白沙桑椹子菱林檎藕

葡萄棗柰秋子櫻桃沙棗以上果類松柏樺椿白楊榆

榔檉梧以上木類芥芹葱蒜韭胡蘿蔔白蘿蔔菠薐蒨

蘆莙薘芫荽萵苣莧白菜茄西瓜絲瓜黃瓜冬瓜

白菜瓜瓠茄蓮以上菜類蓯蓉枸杞木瓜甘草葶藶地

骨皮三稜紫蘇苦參茴香知母菖蒲青鹽鎖陽薄

荷寒水石青木香（以上藥類）馬駝牛羊驘驢猪鹿野豕兎貛狐狸黄鼠黄羊（以上畜獸類）鷄鵝鴨（以上禽類）鯉鯽鮎白魚（以上鱗類）

土貢　唐夏州貢氈角弓拒霜薺靈州貢紅藍甘草蓯蓉代赭白膠青蟲鵰鶻白羽麝野馬鹿革馬豬黄吉莫韉鞹氈庫利赤檉馬策印鹽黄牛臆

國朝歲貢紅花馬（任土作貢王制之常豈以厲民但馬之為貢猶易為力惟紅花歲役數千夫始竟其事所貢止五百斤其織染之資罔不藉此而足人實不勝其困嘉靖元年給事中張

洞悉其弊奏止之
迄今人以為便

封建

宗室

慶王名㮵

太祖高皇帝第十六子建國於夏金鑄慶王之寶金

冊　冊文曰維洪武二十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戊午
朔十三日庚午　父皇制曰昔君天下者祿及
有德貴子必王此人事耳然居位受福國于一方
尤簡在　帝心第十六子㮵今命爾為慶王分茅
胙土豈易事哉朕起自農民與群雄並驅艱苦百
端志在奉　天地饗神祇張皇師旅伐罪救民時

刻形忿以成大業令爾固其國者當敬　天地在心不可踰禮以祀其宗社山川依時饗之謹兵衛恤下民必盡其道於戲勤民奉　天藩輔帝室允執厥中則永膺多福體朕訓言尚其慎之謚曰靖

置中護衛官吏印信如制旗軍五千六百名　儀衛司印一顆儀正副各一員　典仗十員印十顆校尉一千一百二十名承奉司印一顆承奉正副各一員　內典寶　內典膳　典服　門官正副各一員　內使　長史司印一顆起馬符驗一道左右長史各一員甲軍五十名　典簿一員　教授一員　伴讀一員　典

寶所印一顆典寶一員　紀善所印一顆紀善一員　良醫所印一顆良醫正副各一員　審理所印一顆審理正副各一員　工正所印一顆工正副各一員匠三百六十名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一員　典儀所印一顆典儀一員　引禮舍人一員　奉祠所印一顆奉祠一員　典樂一員　廣濟庫大使一員　廣濟倉大使一員　麗春院樂工二十七户

慶靖王長子名秩熢封世子金鑄慶王世子之寶

進封慶王謚曰康

次名秩熒封真寧王銀鑄塗金真寧郡王之印謚曰莊惠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一員　典仗一員（校尉一百名分於慶府十典仗之內者）

次名秩炵封安化王銀鑄塗金安化郡王之印謚惠懿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一員

次名秩炅封安塞王謚宣靖（今絕）

康王長子名邃墅初封平涼王進封慶王諡曰懷絕

次名邃塀初封岐陽王以懷王絕進封慶王諡曰莊

次名邃塽封弘農王銀鑄塗金弘農郡王之印諡曰安僖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一員侍從人抽選於中護衛儀衛司三丁之一者

次名邃垙封豐林王銀鑄塗金豐林郡王之印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

膳一員侍從人撥之於中屯衛者

莊王長子名寘鐇初封洛郊王進封慶王諡曰恭次名寘錪封鞏昌王銀鑄塗金鞏昌郡王之印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一員侍從人改撥岐陽王之舊所選者

恭王長子名台浤封慶王今以事革爵為庶人次名台濠封壽陽王銀鑄塗金壽陽郡王之印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一員侍從人撥之於

中屯衛者軍十名餘丁二十名

慶庶人台浤三子長鼒檟封世子代管府事金鑄慶世子之寶次鼒枋封桐鄉王銀鑄塗金桐鄉郡王之印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一員侍從人撥之於中屯衛者軍餘二十四名

次鼒檟封延川王銀鑄塗金延川郡王之印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一員侍從人撥之於中屯衛者軍餘二十四名

壽陽王台濠二子長鼒枊襲封壽陽王次鼒柖封
鎮國将軍
真寧莊惠王二子長邃埥襲封真寧王謚曰康簡次
邃坤封鎮國将軍
康簡王三子長寘鐃襲封真寧王謚曰温穆次寘
鍾寘銷並封鎮國将軍
温穆王二子長台涍襲封真寧王謚曰榮僖次台
汪封鎮國将軍

桀僖王三子長鼐樺襲封真寧王次鼐柵鼐楠並
封鎮國將軍
真寧王鼐樺二子長名倪炦次名倪烈
台汪三子長鼐榔封輔國將軍次鼐桐鼐桀俱
未封
鎮國將軍寘鍾子台泡封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寘鋗子台滋封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邃坤五子長寘鍋次寘錞寘釪寘錤寘

鐇並封輔國將軍
寘鍋三子長台濃次台瀾台浩並封奉國將軍
寘錞一子台澧封奉國將軍
輔國將軍台滋一子鼒梓封奉國將軍
奉國將軍台澧一子鼒　封鎮國中尉
奉國將軍台濃一子鼒　封鎮國中尉
安化惠懿王子寘墭封鎮國將軍追贈恭和王惠懿王在位故受封鎮國將軍未襲即薨及其子寘鐇襲爵始得追贈為恭和王

恭和王三子長賔鐇襲封安化王正德五年作變削

其屬籍次賔鍉封鎮國將軍次賔鎢封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賔鐖四子長台潛次台漳台源並封奉

國將軍次台瀌封輔國將軍恭和王為鎮國將軍時其子鍉受封輔國將軍故台潛台漳台源受封奉國將軍及鍉轉鎮國將軍故台源得受封輔國將軍

台潛子鼒構封鎮國中尉鼒構二子長倪焀次倪

笑並封輔國中尉台漳子鼒椅封鎮國中尉

奉國將軍賔鎢三子長台淙次台浴台瀾並封奉

國將軍台淙三子長鼒榆次鼒棨鼒槫並封鎮

國中尉

弘農安僖王三子長寘鑭襲封弘農王謚榮惠次寘

銘寘鏐並封鎮國將軍

榮惠王長子台泙襲封弘農王次台澚封鎮國將軍

台泙四子長賜名鼒椁次鼒栩鼒楨一幼未賜名

台澚子鼒杪封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寘銘三子台瀕台汸台涓並封輔國將

軍台瀕三子長鼒椿封奉國將軍餘幼台汸二
子長鼒梲封奉國將軍次幼
鎮國將軍寘鏐四子長台瀠次台湼台浦台溫並
封輔國將軍台瀠四子長鼒槲次鼒杙餘未賜名
台湼三子長鼒榜封奉國將軍次鼒袪餘未賜名
台溫二子未賜名
豐林溫僖王長子寘鏷襲封豐林王謚安簡次寘銓
封鎮國將軍安簡四子長台瀚襲封豐林王次台

潏台漬台瀶並封鎮國將軍台瀚長子鼒棫

鎮國將軍寘銈三子長台潪次台涼並封輔國將軍次幼

鞏昌王寘鉶四子長台清絕次台濼台湧台瀐並封

鎮國將軍台濼子鼒林封輔國將軍台湧子鼒𣘦

壽陽王台濠二子長鼒棉襲封壽陽王次台柖封

鎮國將軍

藩鎮

太監 永樂初設鎮守寧夏內官關防起馬符驗一道旗牌五面副天順間太監王清

癸卯鎮守寧夏太監關防勑曰

皇帝勑諭御馬監太監王清今特命爾與總兵官都督同知張泰鎮守寧夏地方修理邊墻城池操練軍馬遇有賊寇相機戰守凡事須與總兵巡撫等官公同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私執拗已見有誤事機爾為朝廷內臣受茲委託尤宜奉公守法表率將士早夜用心修飭軍政俾士卒和輯軍威振舉居民安妥外夷畏服邊境無虞庶副委任不許縱容下人科擾剋害及役占軍士有妨操守如違罪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勑

嘉靖十八年奉

旨裁革先是議者發以官多民擾為言以其為權貴者之府藏也遂不見從至今

上不因人言乃出獨斷裁之

遺所占田一十二頃四十七畝歲該夏秋子粒一千一百七十八石五斗湖灘一十八處歲採柴草一一十七萬四千七百五十四束園二處共一頃六十畝歲該銀一百四十兩鹽湖二處歲該銀一

十两魚湖六處河船二隻歲該銀三十六两二錢棗園一處歲該銀一两五錢鎮城店三座歲該銀一百一十两靈州店二座歲該銀六十两人亦有垂涎於其間者巡撫都御史楊公守禮案行方面都指揮李翰督同五衛掌印指揮李嵩劉倫孫賢李綱朱泰覆查無異仍令從長議處務使上下两便遂定成格每歲子粒柴草該易銀二千五百八十一两二錢九分六釐園田魚鹽等湖及店錢銀共三百一十五两七錢通該二千八百九十六两九錢九分六釐貯庫公用抵除歲包公用銀大户一千四百七十名應當挑渠採草等差人稱其便又明立案卷以防侵匿其處分詳悉備見卷中

總兵官 永樂初設銀鑄征西將軍之印起馬符驗一道旗牌十面副銅牌一十六面銅鈴二十柄

勑曰 皇帝勑諭都督僉事任傑今命爾掛印充總兵官與太監并巡撫都御史及副總兵等官一

同鎮守寧夏地方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安兵民
保障邊方遇有賊寇侵犯即便督同副叅等官相
機戰守以除邊患凡軍中一應事務悉與鎮守巡
撫等官計議而行不許偏私執拗乖方誤事爾受
朝廷重寄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撫卹士卒蓄
養銳氣毋或貪黷貨利科尅害人致生嗟怨如違
罪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制曰　皇帝制
諭都督僉事任傑令命爾掛征西將軍印充總兵
官與副總兵一同鎮守寧夏地方修理城池操練
軍馬遇有賊寇相機戰守其副叅等官照舊協守
分守所統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嘉靖十九年
夏六月廷臣會議行令凡官軍軍前不用命及臨
陣妖言惑衆者斬
斬激之權自此始

巡撫都御史

宣德間設巡撫寧夏關防起馬符驗一
道旗五面勑曰　皇帝勑諭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楊守禮今特命爾巡撫寧夏地方訓練軍馬整飭邊務撫䘏軍士防禦虜寇務令衣甲齊備器械鋒利城堡墩臺修治堅完屯田粮草督理完足禁約管軍頭目不許貪圖財物科尅下人及役占軍餘私營家產遣者輕則量情發落重則奏聞區處凡一應邊務事情軍民詞訟及利有當興弊有當革者悉聽爾從宜處置該與鎮守總兵等官會同者須從長計議而行副叅守備等官悉聽節制爾宜攄誠効忠嚴明賞罰振舉兵威遇有警急須與各官同心協力相機行事務俾醜虜讋服地方寧靖庶稱任使毋得乖方誤事自取罪愆爾其敬之慎之故諭

永樂初設旗牌四面副勑曰

皇帝勑諭

副總兵官

署都指揮僉事陶希皋今命爾充副總兵協守寧夏地方修理城池操練軍馬撫䘏士卒整飭兵備遇有賊寇侵犯與主將分投相機勦捕務

在料敵制勝毋或縱敵偷安尤須持廉秉公正己
率下不許纖毫科剋害人凡一應軍情重務須與
太監總兵巡撫等官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私執
拗有誤事機若河套有賊仍照先次會議事理前
去花馬池等處調度軍馬殺賊其邊墻崖砦川面
水口等項悉照原給榜文每年夏初冬末二次親
臨監督修補務在堅完無事之日
回還本鎮爾其欽承毋忽故諭

按察司

弘治十七年以前屬關西道分巡管糧或副
使或僉事三年一更十七年始銓注僉事一
員給寧夏督儲道關防專收糧斛兼管水利嘉靖
中又兼管鹽法兵備靈州地方勅曰　勅陝西按
察司寧夏管糧兼管兵備鹽法官今命爾管理寧
夏倉糧兼提督慶陽寧夏等七衛屯種往來巡歷
問理刑名爾於倉糧須戒約官攢人等照數收管
如法囤放毋致虧折浥爛於屯種必督令官軍餘

丁照依分派地畝以時耕種逐年比較毋令盜賣侵占游惰荒蕪該徵子粒俱要年終完足衛所管屯官員敢有剥削軍士侵欺子粒及各倉官攢人等出納之際作弊害人者爾即拏問懲治應奏請者具實參奏應往來者照例往來總兵等官或有倚恃權勢隱占軍士地畝妨廢屯種致誤邊儲一體參奏處治仍兼管靈州小鹽池悉照該部題准事理施行其修完邊墻亦令爾每年二次閱視點閘如有損壞各該官員不即修理以致坍塌及有賣放軍人失悞防守情弊就便指名參呈巡撫衙門奏來處治爾為憲臣受茲委任須盡心竭力俾庶務兼舉斯為爾能如或因循怠忽致生弊端罪不輕宥爾其勉之慎之故勑又勑陜西按察司管理糧儲帶管屯田官今特命爾管理寧夏倉糧兼提督慶陽寧夏等七衛屯種往來巡歷問理刑名爾於倉糧須戒約官攢人等照數收管如法囤放

毋致虧折浥爛於屯種必皆令官軍餘丁照依分派地畝以時恐力耕種逐年比較毋令盜賣侵占游惰荒蕪該徵子粒俱要年終完足衛所管屯官員敢有剝削軍士侵欺子粒及各倉官攢人等出納之際作弊害人者爾即拏問懲治應奏請者具實參奏應住俸者照例住俸總兵等官或有倚恃權勢隱占軍士地畝妨廢屯種致誤邊儲一體參奏處治爾為憲臣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務使粮草無虧邊儲充足斯為爾能如或因循怠忽推奸避事以致下人作弊兵食缺乏罪不輕宥爾其勉之慎之故之勅

遊擊將軍

正統間設起馬符驗一道旗牌三面副一成化二十年革弘治十六年總制尚書楊一清檢召募土兵三千仍奏設遊擊將軍領之勅曰

皇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傅鍾今特命爾充寧夏遊

擊將軍統領鎮巡等官選定義勇土兵三千員名整理馬匹衣甲器械什物用心操練作養銳氣專在清水營分布按伏如遇花馬池靈州一帶地方達賊侵犯即便統領前項官軍往来策應協力截殺不許畏縮推避致貽邊患朝廷以爾諳練邊務特茲簡任尤須廉以律已仁以撫下勇以克敵圖稱任使凡戰守機宜仍聽鎮守總兵巡撫官節制如或偏執已見或彼此推調或部伍不整號令不嚴致誤邊計罪不輕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嘉靖九年總制尚書王瓊又奏革之十年巡撫都御史楊志學奏復焉

東路叅將 正統八年置花馬池營設右叅將分守寧夏東路銅牌五面銅鋑一十柄旗牌三面剳起馬符驗一道勑曰 皇帝勑諭都指揮僉事周繼勳今特命爾充右叅將分守寧夏東路花馬

池等營地方操練軍馬修理城池墩臺關堡堅利盔甲器械防禦賊寇保障軍民軍中一應事情須與協同官計議停當而行遇有警急即督領官軍身先士卒相機勦殺務圖成功以副委任毋或逡巡畏縮彼此矛盾致誤事機不比一應合行事宜悉聽鎮守總兵巡撫等官節制不許偏執違拗處事乖方及因而貪利生事擾人自取罪戾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西路參將

宣德初以都指揮守備正統八年兵部尚書王驥行邊奏設參將分守寧夏西路銅牌七面銅鈴二十柄旗牌三面副起馬符驗一道勑曰 皇帝勑都指揮僉事趙禹寧夏西路地方遠在黃河之外接連莊浪虜寇易於侵犯操守要得其人今仍命爾充左參將在彼分守操練軍馬固守城池撫安軍民遇有賊寇侵犯即調領官軍相機勦殺以靖地方爾等必須持廉秉公撫卹軍

士不許縱容頭目人等科擾私役有妨操守如違必罪不宥爾等欽承毋忽故勅

中路叅將 嘉靖八年總制尚書王瓊奏改靈州守備為中路叅將起馬符驗一道旗牌三面副

勅曰 皇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史經靈州地方係當要衝必須專官防守今命爾充左叅將分守靈州等處常在靈州駐劄其橫城堡清水營一帶邊堡俱聽爾管轄撫卹士達軍民整飭邊備操練軍馬防閑內外奸宄固守城池遇有警急相機戰守凡事悉聽總制鎮巡等官節制有當計議者務要從長計議停當而行仍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不許貪黷貨利役占軍士剝削下人致生嗟怨如違必罪不宥爾其慎之慎之故諭

東路協同 成化五年立分守興武營嘉靖八年總制尚書王瓊奏革十八年總制尚書劉天和

奏復之勑曰　皇帝勑諭署都指揮僉事趙廉今
特命爾協同分守寧夏東路興武營地方操練軍
馬修理城池墩臺關隘堅利盔甲器械凡事須與
分守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私執拗彼此矛盾遇
有警急即督令官軍身先士卒相機勦殺一務圖成
功以副委任毋或逡巡畏縮致悞事機凡一應合
行事務悉聽鎮守總兵巡撫等官節制毋得處事
乖方以因而科歛擾人自取罪愆爾其勉之慎之
故勑

西路協同　成化五年立分守廣武營董復見東路

南路欽依守備 正德五年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北自平虜城南抵大壩三百餘里兵勢不連難於為禦奏以鎮城迤南地方屬大壩守備鎮城迤北地方屬平虜城守備嘉靖八年總制尚書王瓊奏革兵遂不振十五年巡撫都御史張文魁奏復之

北路欽依守備 建置見南路夫增置兵將以資時用不無謂也國初當夷狄極衰之日其為守易固為戰易捷越百五十年夷狄漸盛邊備漸般選將益兵雖覆足為之猶恐不給而乃輕於

更革哉夫天下事無兩可革之者是則復之若非復之者是則革之者非苟漫無可否於其間何以為國昔陸象山在勑局凡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必下看詳苟一旦施行則兆民蒙害自謂當太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今監於古象山其無可取乎

寧夏管糧通判

成化中奏設法選寧夏慶陽府帶銜

寧夏東路管糧通判　寧夏西路管糧通判

兩路糧斛收放多委軍官玩愒弊生正德十三年巡撫都御史王時中奏設東路者帶銜慶陽府西路者帶銜平凉府

方面都指揮

初因巡鎮諸衙門規畫地方機宜各用已見及措之施行或彼此執拗遂至不

協天順閏總兵官張泰奏設方面都指揮一員承行文移務申請議處相同然後會行故事無不濟情無不協而地方頼安則方面之所繫豈細務哉今於原意或失之矣本鎮有都指揮則巡鎮徑自委任無則奏選或保陞指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者亦須奏請焉

坐營都指揮

寧夏初無坐營都指揮故三兵事體渙散不束弊無所稽嘉靖十二年總兵官王効巡撫都御史楊志學會設之自後事體歸一始無多門之弊矣

正奇遊千總都指揮

寧夏三兵初則指揮把總嘉靖十二年總兵官王効會都御史楊志學設之每兩把總所領司隊屬一都指揮統之事體不紊軍務尤便

王府

慶府蕭墻高一丈三尺週二里即寧夏衛公署

承奉司　長史司　儀衛司　紀善所　典膳所　典寶所　良醫所　審理所　工正所

奉祠所　典儀所供櫺星門内

真寧王府鎮安坊東

弘農王府鞏昌府西

豐林王府慶府東

鞏昌王府凝和坊西即安塞王故府修居之

壽陽王府慶府西

桐鄉王府

延川王府

公署

太監宅在城內東北隅

題名碑夏雖邊區而山川險阻人物繁庶疆域要衝甲兵衆廣錢穀豐碩北虜咫尺不時窺覦尊加以封建宗藩日漸衍增故我朝列聖相承留意於此自設立武衛之後次第添置撫之以臺臣馭之以將領佐之以裨監督之以督理尤慮安攘之術未盡首命中臣寅同鎮守蓋欵參知戎務心腹朝廷防閑內外之深意也嘉靖甲申春鎮守太監元

城李公昕偶来顧城南居士曰我朝命中臣同守夏鎮先後不一其員而欽承至託攝滋邊庭之意則一而已凡文臣聽斷悉有記碣書垂名政以示將来吾所居亦欲效式不識可乎居士曰公有是舉良可嘉哉遂不拂其情而為之記按地志載中臣受命夏鎮自永樂初太監魯公安始迄今李公昕一十有六人矣其間政蹟可稱謹重醇良不苟不黷者魯公安及海公壽王公清簡公顯張公弼并公昕爾此皆邊鄉父老相傳言之至於公昕則居士親見其安静忠實收斂親從雅素澹泊如也茲亦不敢妄為之譽然記畢竊有告焉人生百年受地方之重任者富貴利達所必有也自古寵渥隆盛威焰赫然所欲必稱者皆可知也至於身後遺休名光史簡耿耿不磨如漢史游勤心納忠良賀清儉退孚民到于今稱之孰謂中貴中無盡臣職者乎但無幾耳嗚呼往者已矣將来繼

公鎮守而寓此者必非一日一人焉公務之暇豈無從容彷閱此名此石之期乎閱竟豈無感慨思齊之意乎然感之於中者不若形之於口形之於口者不若措之於行倘念 聖諭之諄諄重地方禁邪妄愛軍民恤困苦安禮度睦寮好親正直遠讒誘崇樸實養天和與守士文武重臣同心協力始終不二其孰則高居享饗亦宜且稱也誰其非之如此雖不求知而人人傳播稱揚自不能已於後世矣垂名於石不亦愈有榮耶若以是為迂忽不加之意令出事遠而人識之雖有遺鐫亦不能移易公論鄉評於將來之日也吁可不戒扎城南居士張嘉謨記

重脩公署碑

中原之喻猶堂寢焉邊圉之喻猶垣戶焉垣戶克謹堂寢斯安固理也亦勢也是故我 太祖高皇帝注意邊服既簡勳賢之臣以總戎務而又分封親藩監之盖欲以同姓而制異姓涉慮遠矣我 太

宗皇帝慮親藩弊於尾大始解兵柄更出中禁
近侍之臣託以腹心之寄鎮守其地蓋又欲以異
姓而制同姓其為計也益遠益密善美盡矣當是
時置公署於城之西後請為安塞王第今肇昌
王居之是也乃改置於城之南尋又請為岐陽
王第今壽陽王居之是也天順中始擇茲東北隅
之地建焉密邇帥府便於會議視前之二署此則
為得歷今八十餘年雖頹廢隙陋居之者視猶傳
舍略不加意嘉靖辛卯中貴岐山劉公奉簡命出
守至則通民隱療民瘼亟固其本而後檢士馬振
士氣以除其宄內外閒暇歲無鄰寇於是詔猶子
宅出養田所入穀市金若干兩易民居之願售者
若干間擴其衙衛之隘增建直房以便聽公役者
之棲息增建坊牌以示從公事者之趨歸此加意
於公署之外者也直頹葺廢補隙更陋而又建亭
於堂之後為退思休憩之所此加意於公署之內

者也財不費官帑不動衆僝歲餘而落之不敵一新乃遣運問記於芸莊管子管子日是豈其末務耶徵之古薛惠為彭城令橋梁郵亭皆弗之脩其凡宣異其不能於此則才之不任於政也可知矣君子服宣之賢叔孫昭子所舘雖一日必葺其墻君子以為能謹於其細必不忽於其巨未嘗以瑣屑非昭子也由是觀之則岐山公豈非其善舉哉蓋公署肅則瞻視嚴瞻視嚴則畏心生畏心生則承事慎令行而政不滯矣豈非其善舉哉公名玉字崇潤雲中儒族世登進士者三領鄉薦者一公之不苟於職夫固有所受也後之為政者宜亮於斯芸莊管律記

都察院 儒學西 重脩記

寧夏巡撫憲臣治事公廳初無定所自天順三年鳳陽陳公蒞以山西方伯轉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來巡西土慨居止之無常乃擇城中曠地鳩工

裒材朔憲院一所為屋三十餘楹規制始備矣後公遷南京民部西蜀陳公价以貴州憲使陞秋內臺繼巡茲土復慨燕息之無廢乃於堂後增屋三楹以為接賓宴會之室及經理事之暇亦於是靜坐適情規制又漸加矣柰寧夏土壤卑濕久則鹻潟遂至傾圮成化三年秋陳公轉巡關陝予承乏來此越二年有餘因覩廳堂之垣壁堙壞甃石斷殘恐難特久宜當經葺候庚寅冬月人樂趍事乃撤其舊宇木石諸料敝者棄完者留取舍允當局辛卯春正月土融時和乘其基址之廣袤計丈數揣高低圖新作之凡所當加之材木甎瓦經畫均齊乃委百戶孫釗等董工斲削搏埴成規遂卜吉庀事斯特上下協志力賛其謀故役雖鉅而士卒不病為屋五十餘楹先所無者增廣之昔所有者開拓之始治聽政之廳廳之前為儀門聽之後為退坐之堂堂之後為燕息之室兩旁各有步廊以

序而列悉宏高閣爽視舊有加其他棲吏之舍舘賓之次及庖庾溷圊馬廐之屬皆繕構如式粉艧塗塈內外煥然其前後左右仍繚以周垣咸極高峻塈後隙地一畝有餘分成畦圃種藝瓜蔬栽植卉木及順水勢之來鑿渠以通流穿井以瀦蓄凡灌溉洗濯皆資於此至於遠近行徑靡不坦夷大小器具罔不畢備經始於正月訖工於四月公私省費條底于成僉謂此事完矣不可不記其始末吁前人之成功在後人所當紹述前人之成規在後人所當恢廓苟坐觀其廢弛不思以修之則前功廢矣忍視其隳頹不圖以葺之則舊規隳矣若茲廳堂之湮陳可不重為經理乎顧今日予之所以次力成就者正乃急於紹前功恢舊規也豈徒勞工作其觀美圖久居之安耶雖然廳堂完好規式周全將以振風紀而出入起居之謹嚴聽政務而發號施令之席大士卒知所趨向官僚知所表

率是非来此求鑑别之冤滞来此求辯雪之凡事歸宿悉於是焉誠可謂經久遠圖矣君夫特加葺治及於規制有未盡善者宜當損益以合乎中又有望於後之君子也肆書為記巡撫都御史雲間

張鎣撰

題名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新淦孫公被命為寧夏巡撫既抵鎮顧瞻行臺規模宏遠出按邊鄙察凡所以戰守之具無遺良焉曰前人經理之功顧不大矣詢其氏與名衆莫能悉求之金石求之文字卒未有能述之者乃喟然嘆曰古人之有尺寸之功於一鄉一邑其聲蹟且不朽矧寧夏又重鎮一時名臣相繼承任使殫志協慮式克至於今日休然不數十年併其姓名無所於考獨非闕典歟於是進諸父老而傳詢之盖自正統至景泰得為叅贊軍務者右僉都御史郭公智而下凡五人自天順至今得為巡撫者右副都御史陳公翌而下凡九人乃礱石於山疏其氏

名爵里而刻之仍虛左方以俟來者寓書于余命為記惟寧夏遠在大河之外密邇龍沙秦漢以來雖郡縣其地實羈縻之而已逮宋則為僭竊所據故中國賢人君子宦業無聞焉元張文謙郭守敬勞勣懋著而未能用夏變夷無足言者至我朝

皇祖龍興茲地茲人率先內附遂罷郡縣置衛所宿重兵以鎮之然是時四郊多壘戎務方殷故效忠宣力亦惟武臣為多而文儒之勳績猶未著也比工部侍郎吉水羅公汝敬來督屯田始廣儲蓄之利而邊食足郭公既至申嚴法令戢暴禁姦兵民倚以為重於是有參贊巡撫之官自時厥後專以都御史為巡撫著為令至於今莫之有改矣夫觀乎其地而稼穡魚鹽之利甚博觀乎其俗而詩書絃誦比屋有聞觀乎其士而瓌奇卓異之才出以科第顯者彬彬日盛雖

仁聖之化漸涵覆被有司綏柔而內修外攘以納

斯人於衽席之上為

叅贊為巡撫之功亦烏可少乎且古之為政者因俗變革然必覩前人之所為而損益之弛張緩急因其所以然而斟酌其所當然然後無弊成周三后之於東郊有謹始寬和保釐之異是已孰謂前人之成烈後之人可無聞乎此孫公搨石題名之意也因名以求其人致人品之下上治功之醇駁孰得而遠之觀戒取舍之間將不知所審抑公雄才大畧偉然為時重臣而志存謙勤取善無倦茲益其一節也余承乏方憲亦與有風教之責不敢以不文辭竊附司馬公記諫院之義用規於執事者

石淙楊一清記

續題名碑

蒞官者凡以磬石題名於所治夫豈耀姓氏以懿遠觀扎實勸戒之義寓焉今寧夏僻在大河外古居戎夷抵秦漢始置郡縣迨元魏竊據於偽夏歷唐宋皆不能取洪惟我 皇明大一統徙其民於內實以四方彊義之士遂稱要鎮中原藉之以藩屏也而其地之

輕重安危則繫之撫臣是故列聖相承簡近密者
德出以蒞之綱紀風化兵甲錢穀學校獄訟屯田
水利百務叢萃視諸司專事一職者迴弗之侔爾
則宗藩信度北虜潛蹤地利蕃蕪盡乎其責也易
通則虜常犯順歲常不稔而宗人亦常弗靖求盡
其責固難矣况盡善乎求盡其善固難矣况盡美
乎此時也亦勢也比嘉靖辛卯冬巡撫闕員　皇
上圖治按賢以期作新乃起右副都御史五華山
人楊公遜夫於家公至寗時酌勢雨以陶良霜以
激慝嚴不為厲寬不為緩原情問法不自以為慘
舒善美備具而人用丕變四境協然豁是觀之則
通塞成務寔又存乎其人越癸巳有少司寇之陟
鎮之人請留名於石示不泄思於子孫會前卿位
次位方岡胡公汝登盈已於是工人効勤於山琢
堅珉以鐫之民志所欲公不得拒繼公而蒞茲者
皆虛位以俟焉　命律部之往鎮人素有頗治之望

者為之言曰政佳而後論定論定而後蹟明街談巷議亦乃碑頌不其慎乎若夫以溫國文正公諫院題名意告諸執事律宗師遂菴先生悉之前矣詎敢僭云芸莊管律記

帥府題名碑（德勝門內大街西）

朝廷之所以　命是職於是邊是署者為茲北虜故也然茲虜弗率豈今日耶鬼方玁狁赤狄匈奴突厥契丹皆此類耳昔人謂王者不治此類又曰禦無上策然豈容已乎要之命將治兵二者今日事勢頗有不得不然者寧夏為關陝三邊之一與虜為隣屹然要鎮我　祖宗經理是方者茲有道焉加以師旅置以衛所撫以臺臣寓以心膂尤慮兵任在專每欽　命　府部會推武臣素知兵者邊各一人充總戎授以　制勑旗符印綬與鎮巡大臣一同督率偏裨節制諸路統攝士伍為捍禦虜計良法美意萬年如一嘗考之載籍及父老傳聞我

朝受命治兵是方者自洪武間指揮耿公忠迄今嘉靖都督种公勛四十有四人焉皆當時宿望公舉而來其始也無不歎一晨布竭盡以上報但久暫不同遭際險夷人時不一始有未遂者古人謂用將如用材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不特將也用人亦然惟不材以物誘不以人惑而竟能有所建豎此又不可以尋常論矣如耿公忠關展開創撫夏拒夷功德至今及人不可泯也徐公真深入漠北而俘獲為多沐公英擒勳發沮脫火赤而塵清山後馬公鑑敗走論卜而威振西疆王公儆之謙謹有為郗公升之坐鎮變故張公麟之以勁攻強陳公懋之招降撫畔此皆國初勳舊應命而出無容議矣若夫增置斥堠若史公釗也用兵無失者張公泰也克捷常州者范公瑾也三公才思功勳大率優侔而公泰聞尤精密繼此則驍勇者沐公英嚴重者周公玉明斷者周公璽文采而斬獲

亦多者郭公鋐勇敢而成功紅寺若李公祥持重而清除山寇者張公安尚文而崇義者姜公漢非小拘而可大受者仇公鉞文雅若保公勳魏公鎮嚴明者潘公浩勇敢者郤公永愛下者安公國無懼而有功者路公瑛皆一時慎選才各效宜俱能克濟者焉其公傚漢鎮雖不幸而遇變伏節伏義盡臣子之當然殊為可嘉至於潛銷寘鐇之亂安定邊人保全名盛此仇公鉞謀勇異人必不可以尋常戒介日之今一种公勛則嚴肅整齊出奇以成鎮北口之捷西隅一向藉賴此又不可忽而不書也噫諸公有往而未存者有今尚在者往者已定不可以移將來被　命居是方者可不鑑乎嗚呼近日是方視昔稍異矣內則士卒憔悴人心靡寧行伍未完車馬甲仗未充邊防堡砦月隘未整旣遭變故歲年久歉外則醜類日益驕橫今年牧河套明年歷西山春焉寇延綏冬焉寇寧夏長驅短

竊歲無寧居倘由是而滋焉不識將何如也凡我
將臣受有至 託可不思所以上紓 聖慮下慰
人心乎倘於發旌之暇詢在石諸公故迹損益去
取吏引而上之若古守邊名將其人則李牧充國
其子儀元振岳飛劉錡其書則六韜三畧孫吳諸家
其事則膏車秣馬嚴將利械講武蓄銳作戰堅守
賞罰坐進聽察恤下其操縱則本之以仁義而副
之以權謀變通低昂隨時異用禦禁茲狂孽大何難
哉如此則將責未有不塞也是則可以顯今垂後
它日身雖云去自有健筆公論為之標題以貽不
朽若曰茲虜固猖未可輕較邊令益繁未可遽理
闊迂尚邈有作未闢古人遠矣不宜於今邊人素
樸小弗何妨下損上益之不顧外侵內備之 不憂
但為僥倖彌縫之計則不特邊人非之清議 國
法自不相容縱能勤名與不勤者焉能為有無哉
僉以居士生長是方聞見頗悉嘗引刻於始再辭

弗獲為記如左云

總兵官宅

帥府東

副總兵官宅

儒學東

公議府

城隍廟南

察院

公議府西

按察司

熙春坊西

創建碑

成天下事必先有定見有定力而後可與有為也何也見不定則易為喜事所嬈見定矣而才力不足以充之則亦多為剛愎所嬈嬈則疑疑則不敢為窘則拘拘拘則不能為之二者欲成天下之事難矣矧且寧夏當天下西北要衝孤懸大河之外寔關陝之藩籬京師之捍塞也 祖宗以來專設憲臣一員兼理芻餉重其地焉爾其署建於城之巽隅視諸公署獨僻且迫其勢卑湫一遇霖潦隨處皆盈噫憲司振揚風紀而百司觀瞻攸繫顧乃若是乎矧憲司之於巡撫統體相維上下相制而署之相去不啻里許於凡文移往來事之涉於重且大者日必面白而躬致焉昔謂寅而入盡辰而退則

城南張嘉謨撰

有之矣是故往必先時而旋必適時有由然已先
時諸公非不欲改作以從便也或者於喜事剛費
之間不能無嫌且窘焉於是以忠州黎東川以來皆
假公議府以居君子謂於是可以觀矣嘉靖丙成
員缺我 皇上以正德庚午之變之後又近值不
法者慮恐化理之弗周也慎簡厥選大冢宰來
廷議疏名請上命北山以司寇郎而改厥任不
惟其資惟其人焉而已矣下車之初首拔民隱剔
政蠹屏吏奸振舉風紀而廢弛具舉一時人望翕
然謂自有憲臣以來一人而已他日屬屬而諗之
曰公廨之作匪為已私匪修厥觀苟避小嫌而變
小費將誰待耶是誠在我爰用僉謀以中屯衛址
厥向面陽厥基孔方厥位中央而可以改作也乃
貺於司經營之餘遂消丁亥歲正月甲寅徵工儆
巧材木惟取於山甓瓦惟陶於冶而効力於畚鍤
者日給以餉越七月庚申而厥功告成棨襮奕瑝

匪雕以飾固煥然一新也其制為大門為重門為廳事若干楹為燕室若干楹為左右步廊若干楹繚以崇垣覆以荊棘至若觀射有亭種蔬有圃直候有房皆所以遵舊事爾今以是年五月望日將立石於重門之右命走以記夫北山不以艱遺後人其賢於人遠矣然又費不勤官役不擾民而成此百年未成之業謂非中有定見而才力足以副之者信不足以語此此豈一時飾臺榭闢苑囿以樂燕私者哉後之人升其堂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思嗣其政庶北山之人在如一日而民之被其澤者儼然如在當時矣此固走屬望之餘意也北山謂誰山東沂之張氏獲講也諱崇德別號北山登正德甲戌唐皐榜進士高渠楚書青記

題名碑

方今天下重且要者莫邊方若也邊方重且要者禦捍之外莫刑儲屯水若也它邊未暇究惟寧夏於斯四者尤為喫要我 聖祖 神宗以

武定以文緩百六十年列聖相承經理建置斟酌損益以致隆熙顧於此有道焉夏鎮城合五路共七衛三十八所既廣且庶週迴千里北隣大漠南抱關秦東接榆延西連甘肅形勝犄角腹裹所以賴之大障也在國初時恐兵食調措武捍乖違嘗 命堂憲大臣一員為之巡撫征討訓習其任宜專故又 命總戎政者長貳參同為之督率尤恐內外可虞故又 命中貴坐鎮於其間周悉嚴詳無容議矣然辟宥之來變態多故讞而後可出納之際裒益低昂責當有歸一方之賦盡出於屯屯田之 恒藉水以利鑿渠引河歲費不貲豈細故哉於是 命按察司憲職一員綜理分代協志撫臺以安邊裔考之地志始於宣德間憲副劉公曾督儲於此迄今憲僉東沂張公北山履謙凡三十有三人中間所任增損不同要之諸公皆登甲選歷膴仕名實相須然後至此但居土於異昔之

賢未嘗目擊不敢妄生皂白惟北山先生自嘉靖丙戌來此將三稔興除激揚禁制區處謀慮風力才識一時奸豪莫敢逞技所親見也居士嘗備數山東亦一領是役今自愧弗類所遠矣先是舊有分司在鎮城之東隅甲隰偏隘北山議茲亢所可以分司葺而成之既竣託吾鄉進士楚君國賓記其事矣復託居士考先後督理諸公姓名銜藉次第揭石無述其由居士無似言何足徵屢辭不獲乃敢贅詞曰按察司員古士師御史職也胡元設肅政廉司於諸省我 朝在內有都察院十三道都御史御史在外則是司是員皆持風憲行按郡方風憲有綱無所不攝不亦重且大乎居士宅未有知惟自其付託之典及吾鎮之情以上告焉諸宗日益繁食無窮尚不自安游心分外稍有未足形諸音響介胄紛紜驕誇冥昧一有所藉假藉營謀干典如從怙不知忌昔者八倉陳陳相因今者舊額如

是飛輓無從動調之來必至不給比來內帑年例屢降以充和買不時公私不副兩渠之嘯每歲脩添視利匆匆一有弗慮貽害云云軍丁餘夫挑脩採運尚有襍庸減之未可也畝拋荒流亡相繼三尺之童逮赴項補每歲賠納吏甲催徵急於星火餘尚可自不若此數者為急也今日固有所賴得以安舒然時異世殊安能保其久而不易邪宅日有來君子受 上命以居是倘遇委蛇覩狂斐之言以有思焉思而措之敷施之間焉敷施而必欵造其極焉則方區之福之幸不可勝計矣或者忽而不求心不在焉更有詭諸氣數之說則吾鎮之人當何如哉居士生長於斯平日在念不扣不敢以應顧惟同志必有處焉姚知亦告以情之至也城南張嘉謨記

遊擊宅 養賢坊東方

西都司 都察院後

通判宅 遊擊宅東

演武教場 在德勝門外總兵官周尚

文重
建
重建碑
兵練而後用利執攸往否則是謂棄之不亦慎乎寧夏勸武之地戰守日屑其慮兵員於練也審矣然練兵有場猶百工居肆而後成業不可不慎焉者舊建於德勝門外四乏周垣諸具簡畧是故瞻視靡雄不足以壯邊威之強將之壇離向城之形勝實背山面河則震向也於風水之說人以為忌夫弗信焉昔周公作洛卜澗瀍之間以食洛為吉風水之源肇矣烈後人乎值邇歲雨潦齧滯妨教演之政踰十餘年流於逸佚是故殘危弗任其勞犯難弗剔于用歷我聖天子西顧之懷浸密矣嘉靖辛卯春大都督周公彥章受寄專閫來鎮夏方慨百廢叢集若恫厥身乃殫力新之於是乎繕鎧冑修弓矢礪刀劍飭車馬增舟埃甲容聿肅擇塏爽之地而日練之雖寒暑不避技藝聿閑功將待戰而成守則固裕如矣今年壬辰公謂演武重務豈宜遷就若是乃謀

於鎮守大中貴岐山劉公崇潤欲仍舊址而改剏
之狗興情使允向焉夫允位於西以五行則屬金
以四時則屬秋皆兵象也匪徒順勢適便而已於
兵家之術亦宜爾耳事未及舉會大中丞五華山
人楊公遜夫以巡撫至僅浹月弊革利興四境稱
治都督公以是事圖之中丞公即詣厥議廉訪劉
公以忠樂於襄事時副戎苗公世鳴出征延綏茹
則亦預聞者也先是大保尚書胥溪王公以總制
軍務　至歎舉未暇玆方布位間適大司禮中貴宋
公奉　聖天子命以勘事至侍御毛公瑞成以巡
察至廉訪張公鵠舉以鞫訟毛成村與成之府總
制軍務尚書漁石唐公視師延綏聞甚許可工起
於四月乙巳竟於五月丙午垣崇十尺樹匝萬林
位於東而向乎西者為將臺崇如垣從百尺衡肖
其二臺之前為宣威庭以閱將士後為退庭以備
透蛇其楹也各六兩廂之屋以給斛貯其楹也各

四臺之左樓高十又四尋臺之右樓高七尋有奇
皆以懸旗纛而號令乎軍中者場之中為看軍樓
敎習營棟登樓指揮四顧弗窒取其無蔽乎明也
其都指揮指揮亭舍各以位次崇視之雄偉峻麗
濶大夷坦煥乎改觀然財用弗費人力弗繁料理
悉自都督公諸伍師惟聽其役而已夫物必敝
脩舉之繼寧無望於來者乃命都指揮黃恩徵記
於律用詔諸遠記曰三代之治莫盛於周尚詰戎
兵安不妄戰治世且然況當藩維之區專防禦以
為責者乎詩曰赳赳武夫干城之將都督公之謂
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丞公暨中貴公之
謂歟夫天下之事義當為者常成於同而敗於異
是故恒患乎立異而厭同也能以同而成數十年
未輯之業有若三公者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固
不可以不記
芸莊管律撰

戍夏行司 新城西北隅內有領 班都指揮宅二所 永樂

初調西安左西安右西安前西安右護潼關寧羌漢中等七衛及鳳翔守禦千戶所官軍共一萬一千七十六員名馬五千四百五十七匹分布寧夏并東西中三路備禦輪班上下正德四年四川盜發暫將寧漢官軍一千七百一十八員名馬三百七十二匹以防川口事平憚遠二十年遷延不赴嘉靖四年奏領納銀四兩送邊免操朝議不可十年又奏乃下巡撫都御史胡東皐詳議許納銀三兩免赴邊操奏行而銀亦不納十二年都御史楊志學遣指揮張崇善催徵惟得其半十三年復遣指揮王時催徵又不及其半且用力實難乃又奏復邊操兵部尚書王瓊總制軍務憐其兩班輪操則在邊一十八月在家六月道少而勞多也奏准齊年交代俱以三月初一日為則軍以為便領班都指揮初無敕正德十三年都御史王時中奏有之嘉靖十一年始不坐名

射圃

清寧觀東

弘治七年巡撫都御史韓文建提學副使楊一清詩蒼茫遺緒有師承一髮千鈞尚可憑萬古綱常隨地在百年禮樂待人興太羮玄酒知應饗落日頹波挽未能稍喜諸生能揖讓何須鸛雀非升騰

自弘治甲寅迄嘉靖庚子歲遠傾敝都御史南澗楊公守禮重修一新公自識之曰寧夏城北舊有射圃蓋寓修文於用武之地以成揖讓之風也前人之意深可嘉尚數年來門墻傾頹正屋數楹厖壁脫落蕭然一荒區而已庚子春南澗子閱而傷之遂命指揮方輿修葺工食木瓦取於公處匠作經營役於軍夫月餘而成前人之意不磨而揖讓之風可興也於是乎書其射禮器具悉如儀制貯之廂房

藥局在南薰門內大街東貯公用樣田粮一千六百八十石四斗以備兵馬藥餌并各衙門心紅紙燭之用

銀庫在寧夏倉內大使攢典帶領之每歲戶部運送年例銀四萬兩

弘治中以粮餉不足益之以八萬两正德初劉瑾專擅仍裁為四萬两至今因之陝西布政司每歲運送夏秋粮一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石草二萬三千四百三束道路險阻令皆折價銀交貯於庫軍士冬衣布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一十六匹綿花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斤胖襖毛襖鞋袴五千四百一十六件皆附之

雜造局

在光化門内大街東每歲陝西布政司闗軍器鐵一萬七千六十斤鋼鐵一百四十斤水牛角六百七十片心紅一十二斤水膠一百八斤甲面青白布九百四十丈黄蠟八斤漆一百七十二斤生絲並線三十三斤桐油一百三十斤翎毛一萬八千八百枇官粉一十斤牛觔一百二十六斤熟銅一斤麻布一百一十五丈魚鰾九十斤每衞匠役六十名寧左前右共二百四十名會萃於局歲造盔六百四十項披膊六百四十付甲六百四十付腰刀六百四十

把弓六百四十張箭一萬九千二百枝撒帶六百副十付長鎗六百四十條圓牌三百二十面弦一百千二百八十條銃箭頭六千四百箇內獨左屯衛所造刀鞘弓皆黑漆外多斬馬刀一百六十把紅纓花一百六十箇箭則攢竹弦則生絲襯盔帽及帽絆各一百六十副則彩畫虎頭撒帶則紅真皮與甲皆調粟盔則明者中屯衛無以其由中護衛改之也軍少力憊故難增益

稅課局 在南關在城驛西所收商稅允邊兵賞撈激勸之用

神機庫 在兵車廠後貯京降大砲鎗銃銅鐵共五千六百二十箇新降伏即機近日又鑄緊藥伏即鎗止使鉛子甚便於用入藥三兩可踰千步咸寧侯仇鸞奔擊虜於曾綱堡虜實憚服其新鑄者使二三次即炸人遂以為無用殊不知省費欲速之弊所致也搏蠟而鑄則出蠟時胎已熱矣胎汁皆熱其銅易行鑄以沙匣其寒熱相擊汁必滯未

免加錫銅錫相半則性已脆豈能久經其火是故不二三次即炸矣用之既效不宜惜小利耳每歲京庫關硫黃不計額數陝西布政司關焰硝五萬五千一百九斤

兵車廠華昌王府東

正統間總兵官張泰奏置兵車皆雙輪大廂車原造六百輛建是廠貯之嘉靖間總制尚書劉天和奏置雙輪全勝車一千輛然車戰之法對旗為要旗以一隊言之用五人執五色旗幟不入行伍往來奔走於營中餘四十五人各成列以待虜見旗幟不定乘亂衝之我兵方以火器取勝不然虜我以車營自衛兵伏嚴整虜不來攻而四面圍之彼則更番牧馬殺野獸以食我兵內乏糧樵外乏應援困久而自斃矣蓋虜所畏者整而所乘者亂也故以對旗法致之此總兵官張泰兵車之制有可取者

天使館在慶府南新街寓宿命使之有事王府者

皇華館在南門外五里

王府接詔敕之所

草場二所 在新城西南隅貯五衛所採秋青并屯田谷草

養濟院 在振武門東

營房 在振武門內寧夏等五衛重隻身丁寡者多鮮立錐之地佳佳賃人屋以棲之月糧之外又無餘資以償其直甚則流移他方其軍伍之耗茲亦一弊前之視事者慮不暇及嘉靖十九年巡撫都御史楊公守禮以振武門內隙地一區隨事處分建營房三百間九操軍之無屋者人給一間以免賃借此治國如家視民猶子善盡撫字之責者歟其發政施仁必先煢獨又善行其所學矣

學校

都察院東

沿革 洪武二十九年鎮人朱真奏立寧夏中屯等衛儒學三十四年廢永樂元年真復奏立為寧夏等衛儒學在效忠坊北正統九年改移今學成化六年都御史張鎣重修

重

脩碑

寧夏古雍州之北境漢朔方郡地其地背山面河四塞險固中國有之足以禦外夷外夷竊之足以抗中國其形勢之重如此自元得之為寧夏路我

朝平定天下改寧夏府尋以其地之密邇戎狄盡徙其民於內地置兵衛以守之而又莊以

親藩總以內外文武重臣於是城郭之固人物之殷兵馬之雄壯屹為關中之巨防矣其學校之設則自永樂初年蓋以地雖用武而人不可不知禮義也

列聖相承教養作興歲久益備士之由科目出為世用者彬彬有人惟是廟學因陋就之簡弗稱

觀聽識者病焉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奉

命巡撫寧夏志欲興脩與鎮守總戎議以克合乃盡撤其舊而新之故所有者悉弘其制其無者今備其規至於聖賢像貌亦皆繪塑儼然始事於成化六年夏四月越秋九月而告成自殿堂門廡以至齋舍庫廩凡為屋幾百餘楹材出於

山工出出於備資用出於經畫之餘官不費而人不勞向其成功之敏且速也使來徵記予惟學校王政之大端所以成人才厚風化實本於此是以天下郡縣無處無學而為守令者亦未嘗不以興學為首務當張公來事之初或疑邊方非郡縣比受任守邊宜以練兵講武攘外安内為急而學校文事也差可少緩殊不知文武一道學校之所教者非特詩書禮樂雖干戈羽籥亦在焉凡有事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則以訊馘告何獨一於文而已借曰執今學校之教與古不同然寧夏衛學徒皆軍衛之子弟之秀其進而受教於學誦聖賢之書究天地之微明人倫之大會之於心有本原見之于踐履有次第性分固有靡不實得而名器焉則退而家庭使其父兄咸知尊 君親上之義安民和衆之道志有定而氣不懾則守固攻克其効大矣孰謂邊方之學而可緩邪用是張公深體

國家建學養士之意急於興修以感動人心其真知成賢孚化之要者扎予故特書為多士勸若夫事詩書科第以徼功名利達者有不待勸而能也此可畧公名鑒松江人登正統戊辰進士歷監察御史憲使布政使以至今官廉正有為所在著聲績宜併書于此庶來者有考云少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記

重修儒學記

夫子之德與天地並其功化著見當時垂及後世賢於堯舜者天下皆知之皆見之亦能言之不若一鄉一邑之士有尺寸之澤者必嘖陳復白然後顯也惟寧夏一區遠在大河之外西北絕塞禹服之所不紀在秦漢唐宋為狄貊之居未入版圖我太祖皇帝神功聖德奄有華夷一時竊據漚滅煙消用是盡歸什伍迨今百四十餘年人之談士宇者其視斯地則不過一甲胄戎馬之墟而已然而山川秀拔粹氣所鍾具生人之在我朝有措之

經綸事業位及師保者其餘臺諫守牧之賢如蝟
然繼今可畏之後生又彬彬乎而出聲華文物蔚
然不讓中州若此者是皆吾夫子神化之遠之深
我　祖宗列聖文教誕敷漸涵造就以至是爾弘
治以壬戌冬今都察院都憲長沙劉公出撫是方秪
任以來脩防去瘼積儲閱武日無寧居比及三年
邊之人伏以安堵嘗謁學廟見宮墻剝陋諸供張
器什多不如意考其廟乃成化庚寅都憲華亭張
君鎣之所重釐者也自庚寅迨今又三十六稔無
惟其敝前都憲曹州王君珣亦嘗興修之未竟劉
公通計得費若干市需鳩工繪葺殿廡更制幃桌
縣陶祭器先賢神像悉易木位其餘則鄉賢有祠
學師有治生徒有舍悉撤而新之先是廟祀之樂
公便宜處之且構且制不踰時通大完美每春秋
釋奠和鳴絢繹穆穆雝雝有容于廷邊之人趨覲
如市甚盛舉也或者曰吾夫子有靈麗天與乾坤

齊悠久必不以人之脩崇發墜為怵戚愷是不然非得為者有心以徼福取容哉今日之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不泯九法不斁不淪于夷狄禽獸之域者孰主張之佛老之徒遺術無補世有溺焉而不能悟則將金碧其軀瓌瑰其居以惑倡斯民之所不信向者亦有之矣況為政者下之以所視也所以為夫子之脩崇壯觀者正以上為國家下為生民報德報功于不泯亦以示遐壤之人使其曉然知孔氏之道為教化所當尊當由而不駭駭然入于他岐也其培植成正世道之功豈淺淺哉工始于弘治癸亥仲春畢于乙丑仲秋衆以嘉謨他日發身是基再辭弗獲僭記其事於石如此云城南張嘉謨記

題名記

聖朝法古致治尊賢育才凡遐陬僻壤莫不建學以甄陶士類望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　若舉夏地僻狄境古設為郡縣而人雜戎夷迷我　列聖敷布威德丕冒遐陬

昉於洪武設軍衛屯兵以扞禦侮慮技武之中不可不使知禮義故繼設學校以崇文事凡閭閻後秀咸遣入學俾知周公孔子之教仁義禮智之道處也足自修身以立本出也期能治人以適用而是風俗休美賢儁彙集登科入仕者與中州齒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成化六年庚寅秋余攝學之舊殘宇堂齋而一新之學舍既完遂以前人之出自科目者皆列名於堂壁慨非永久之計乃經之書堅石命訓導趙衡考錄其名氏次第刻之於石以垂永久在學師生咸謂此亦激勵後學盛事也不可無言以紀其實予惟人才之生鍾靈孕秀其資稟固自異於群輩然又游於學校培之久教之之詳德性純而學問博方抱其能售於有司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適其用而不負所培之久所教之詳人才若是可見學校之興矣然人徒知才士濟濟為學校之興殊不知由在上之人鼓舞之有

道而上之所自重焉昔常衮之在閩以勸學為已任一時閩人翕然從化而文風丕振此其驗也若寧夏先之巡撫大臣并臬司憲職悉以興學為首務故上子克自勵志奮身科目發其仕版者雖所居之位有崇卑所遇之時有先後皆推所學以脩政立事皆知自重以脩德檢身表表然於學校有光焉烏可不勸名于石乎然名之所傳乃人之賢否所繫不可不慎且前輩逝矣今而未登仕籍未領薦書之士覩先進之名當思所以自重而自立必曰如某也賢而有能足以儀範於後進如某也不能無可否之議宜以為鑒取其醇而去其疵焉因嘆今日刻名之石非石也乃是非美惡之明鑑也後之視今正猶今之視昔吾輩後學由茲進身而繼勸于石設或一有齟齬於其間亦難免他日後輩之訾議必期立心之同務道之同而為大賢君子之歸可也若鹵莽滅裂圖一時倖登科第刻

名于石藉以為榮而不思所以自重而成立豈君
子為巳之學礼顧以篤勵士類各知自重而有成
比盍相與懋諸寧夏在坤輿西北為風氣嚴
都御史張鎣記碑陰凝所始賀蘭拱秀黃河環流
自古為諸夏藩屏至我聖朝號稱重鎮習俗以通
五方而尤知崇尚節義耳多文士名賢自洪武以
來登科目者近七八十人咸布列內外有聲望咸
化六年先巡撫都憲淞江人張公鎣嘗將司馬徐琦
等刻名于石今五六餘紀字文剥落斷碣廢棄于無
以垂示將來似為缺典時紀中叨承上命巡撫于
茲既三年適巳卯開科得王師古等五人亦盛矣
乎因令僉憲舒君表取堅珉以復并未錄者叙於
上而以續開歲貢附之正亦繼宣此意焉耳時教
授賈自剛訓導龎經元率諸生固請余言蓋君子
所貴乎道者令名無窮恥没世之不稱正惟有實
斯有名說者謂名為實之賓不誣也故有實才有

無其名者無其實而欵襲取成名不可得已曾何
有形蹤詭祕釣名於一時而可久乎此表裏相須
自然之道耳若已往者或臺省而正或方岳而良
或郡縣宣化或文學育才或有以諫諍顯及以廉
退著者率皆忠臣孝子志士仁人而名各依寓信
抃照耀乾坤峥嵘今古邈不可尚無非克盡所性
之道而已月旦鄉評固有定價吾知諸君子於此
訴能砥礪節義進修事業如何而為忠如何而為
孝又如何而進必有裨於時退必無歉於心守身
體道庶幾乎希賢作聖不使有負於所生豈獨收
完名播求譽於一代耶參天地而為大觀山川而
增色顯晦大小亦安於正而後已若其要名寵以
為通計豐約於所溺患得失於自固雖聲聞赫赫
而實或不足是自失其所以為人之道亦必并其
名而俱亡之矣固非 朝廷養士至意抑豈張公
立石初心也抃素以豪傑名者自當致擇於斯類

予何人亦置贅語於碑陰特使覯者有所考云都御史王時中撰

東號

儒學舊有號居生徒後撤之以建啓聖公祠生徒遂假道宮佛寺中讀書嘉靖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吳鎧發官錢易地而建之以其在學之東故名記曰王政之務莫急於學校學所以養士而公孤卿大夫之事業悉由之以出是故今之制通天下之郡邑皆學焉學必有舍以又所以聚生徒相資而互成也寧夏之學卒五衛庠之生徒常數百人以其軍旅之事殷於俎豆而鎮故弗之及嘉靖九年徹其舍以祠啓聖公於是假佛寺道宮而散處之生徒弗寧丁酉冬都御史石湖吳公巡撫夏方政通人和百舊一新越明年戊午春召生徒試之拔其穎異者專訓導郭安世領其教月給斛米為饘粥之具日給分銀為蔬茹之需此蓋肇自石湖公廢分而作興之若公私竟弗之擾生徒感奮自勵益力於其學矣尋發嬴

錢易地於茲爽塏面陽為生徒舍計百餘楹堂廡門垣位置各宜壯嶠焕目工始於六月終於十月華不踰侈朴不過陋石湖公養士之心厚而其功偉然陝臬僉大夫咪泉孟公襄是役也實勤石湖遡芸莊謂管子律宜記之律曰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舍以聚之者其有以收二三子之放心者執放心收則從事於學也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斯固有獲矣雖然律尚有說焉夫經以載道探天地萬物之原史以紀事著古今興廢之跡諸子百氏羽經而翼史者二三子朝誦夕誦能外是執然講以究其蘊誦以熟其辭苟非研精覃思反求諸心何益焉反諸心矣苟不踐諸其形雖有獲於學也何微焉是豈石湖公之望於二三子者執抑或溺訓詁而自謂深於經騁詞華而自謂工於文恃此為功名利達之計而出入斯舍雖衣冠彬彬使視之者漠然無所起慕又豈

石湖公之望於二三子者扎夫功名利達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能淑諸身推而淑諸人使鄉里子弟皆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大經大本而不負君親之教父老指而美之曰此石湖公所養之士以風之者餘韻彿已不亦美乎況夏之生徒後先相繼百七十年而其遭際之盛嘗有如今日者乎今之生徒亦數百人而其盛又未有盡如二三子者毀尾畫墁之戒尤當以自警也雖律亦恒爲二三子懼二三子乃可訑訑焉而莫之慮扎芸莊管律記

寧夏衛

建置沿革唐爲懷遠鎮僞夏德明自夏州徙居於此爲興州元昊陞爲興慶府尋改中興府元置寧夏

路本朝初改寧夏府洪武九年府廢徙其民於長安改置寧夏衛遷五方之人實之降寧夏衛指揮使司之印起脚力符驗一道隷陝西都司

領五千户所印五顆　五十百户所印五十顆

衛鎮撫印一顆　經歷司印一顆　寧夏等衛儒學印一顆

馬驛六印六顆　遞運所六印六顆　寧夏倉印一顆　稅課局印一顆　漢僧綱司印一顆　番僧綱司印一顆　道紀司印一顆　預備倉

領堡寨十一　潘昶堡　金貴堡有草場　李祥堡
河西寨有寧夏在城遞運所　楊和堡　王泰堡　王鋐堡
任春堡　葉昇堡　漢壩堡　河中堡
領烽堠四十二　鎮寧墩　梆門兒墩　尾窯墩
雙谷堆墩　硝池兒墩　望遠墩　沿河七墩
以上俱平虜城迤北　高臺寺頭墩　二墩　上三墩　下
三墩　上四墩　下四墩　五墩　上六墩
下六墩以上俱沿河　平羌墩　虎尾渠墩　韓信營

墩　定遠墩　白沙崗墩　乾州墩　卞家崗

墩　振武墩　常信墩　四十里店墩　保安

墩　空塔兒墩　張政堡墩　李祥堡墩以上俱平

地　沿河雙廟兒墩　沿河沙嘴墩　五道渠墩

新渠墩以上四墩俱嘉靖九年總兵官周尚文築　上頭墩　退水渠

墩　上五墩以上俱嘉靖八年都御史翟鵬築　王八當步口墩

乾圓墩　仇家步口墩　明沙兒墩　新七墩

以上俱嘉靖十七年都御史吳鎧築守瞭之弊亦多端矣即其大者言之溽暑祁寒之日風

雨晦冥之時軍法少緩則偷安悞事貽害匪細況許頭代乎顧代之人關繫匪重卒其無事則已有失則即遁焉烽火不明之弊實由於此既禁之後當執守弗變不使再誤可也總兵官潘浩能謹烽堠迄今人以潘長城稱之

官吏 官以功陞罪黜故無定員吏如其額以下衛所倣此

官 指揮使同知僉事一十九員 衛鎮撫一員 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千户正副二十員 百户實授試署六十六員 驛遞所百户一十一員 所鎮撫二員 大沙井驛驛丞一員 嘉靖八年裁革今以軍職

領之
漢僧綱正副各一員　番僧綱正副各一員
道都紀一員　儒學教授一員　訓導二員　寧
夏倉大使一員　稅課局大使一員
吏　承發司吏一名　令史二名　六房典吏六
名　五所司吏五名　鎮撫司吏一名　經歷司
司吏一名　儒學司吏一名　稅課局攢典一名
寧夏倉攢典一名
教讀二名　耆老木鐸六名

屯田三千三百七十頃八畝一分四釐

按寧夏軍田以五十畝為一分一軍承之余丁田無定數彼此相易無禁許其過割　國初之設每百户軍三屯七蓋以二人之耕以供一軍之用田則鱗次各有定方大縣皆約束於總旗故所爲之户田之肥瘠廣狹丁之多寡老弱無一不諳事所以易隸而差所以易辦政所以覺其簡靜而易行後以屯役浩繁人皆貪緣應軍而棄棄田此屯之弊肇矣總旗又以陞陟為謀棄屯入操此屯之弊漸矣今則原額屯軍十止三四頃補余丁十乃六七丁壯而力富者又為旗甲所賠以致差撥不均故逃亡相望户口半減於昔此屯之弊極矣成法一變卒之病不可藥悲夫

賦夏秋徵糧三萬七千九百二十石四斗八升三合

八抄按侍郎羅汝敬定夏稅每畝徵麥四升菀豆六升秋稅每畝徵粟米二升夏忠靖公謂邉地恐難經久駮其疏汝敬復奏曰黃河自崑崙入中國數萬里為害於大梁獨利於寧夏每畝起科一斗二升猶為輕則迄今歷年既久地力漸徵而又兼以宿水停滯土脉漬寒民乃困於徵輸逋轉内地也田半荒嘉靖十一年巡撫都御史五華楊志學奏准麥二升菀豆二升皆以青茶豆抵之民困少舒老稚咸以為德昔吳越賦歛無藝兩浙羅害及宋除吳越二衢為江漢臣為鎮海軍節度判官上十三州圖籍於有司以為一仍其舊是厲於民無已也遂沉其籍於河坐是擯棄終身後命王方贄更定其賦畝稅一斗民始聊生使非漢臣沉籍之功豈至是乎五華之德非私於夏人實社稷計也視之喜聚歛而不恤僨事者相去何如

户五千一百 口八千二十一

歲徵馬價銀每畝一釐該三百八十三两二錢一分一釐一毫七絲四忽按原設無後增益之者

歲徵穀草每五畝一束該五萬一千一百六十束九分三釐六毫七絲二忽按原設無後增益之者

力役每歲春三月發軍丁脩治两壩挑濬漢延唐来新渠良田等渠

每歲秋八月採湖灘秋青草四十五萬一千三百束

貯於場

公用田五十頃五畝歲用餘丁六十一名佈種徵粮五百五十石貯藥局以備官軍藥餌并各衙門紙筆燭炬之用

軍伍正額旗軍五千三百七名今實在二千九百名帶管旗軍一千五百三十一名今實在九百九十名 國之蕭屏資於邊邊之勝強資於軍單之政不得不嚴也徵之阮或仰見 國初慎重軍伍良可深信按或以國子生任兵科給事中同母弟詛譎成寧夏未及行乃卒遂以代戍迄太宗登極用薦者言始釋戍成所復其官令則視

軍伍猶澈稽故絶者清勾不行於原籍在籍者或避本伍狼狽而員別伍之故絶者當之或脫遊兵而撥奇或脫奇兵而撥正遂遺本姓官轉吏去莫究其然甚至更軍代役不由衛所而各兵司隊徑自收補其籍冊又為姦吏納賄所匿消長出入任其舞弄索之則藉口於正德五年之變煨燼之矣又加以八年借糧餉而豁伍告示一出稍有力者競託故以豁之弊由變生此軍伍之漸至於虛是故守邊防塞日不足於分布巡撫都御史楊守禮悉其弊案行坐營都指揮王濬督伍衛指揮李嵩劉綸李綱孫賢朱泰根究之人始知畏旬日之間赴院投首并該衛查出者千餘人

馬二千三百八十二匹 正奇遊三兵騎操原無定額但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政在馬其追逐馳騁馬力居先馬有大小則力有強弱弘治十年以前給茶馬外用大小二池鹽課延

寧輪招上馬一百二十引中馬一百引下馬八十引下非駑馬兒乳者是已寄養於衛所及管堡等官騎乘不給草料遇各兵馬缺損次勾補上中皆強壯臕肥以今較之直可二三十緡鹽馬之外加以銀易價亦十五兩以上自弘治十年因叅將一傳釗奏止招馬行布政司開中每鹽一百引收銀一十五兩輪送二鎮則馬之價猶未減十五兩也今以十五兩易馬一疋其任重致遠寧可得耶隨買隨倒何尤於軍雖省於目前然騎不終歲則費於無算矣正德十六年進士管律奏增十八兩該部准增二兩行三年仍其舊嘉靖十五年太僕寺少卿楚書奏增四兩咸寧侯仇鸞奏增五兩俱行一年止之按周官有馬質則當時已買馬於民閒故立官以平其質其大要有三上馬者以供戎事之用次馬者以供田獵之用下馬者以供允雜之用又以毛齒備書於簡冊有定色使不敢以駑易良有

定遠侯不敢以老易壯在周且然况後世乎顧今虜之入越跨一擣二防不進也我軍以一馬追之且又小弱欲責其成功不亦難乎其死馬之價困於償補接歲無已單容不振亦由於斯則於反衆負新之說不可不察

備禦西安左等衛兩班官軍四千一百九十九員名每年春二月一班在邊一班回衛冬十月兩班俱在嘉靖九年總制尚書王瓊奏准齊年交替每歲三月初一日一班回衛一班在邊

冬操夏種舍餘一千一百一十一名按開鎮之初未有是役天順間

因軍寡不支兵車亦罷乃以五衛及各堡丁多力富者抽編為伍十月赴操以習車戰二月歸農歲以為常正德六年暫許停操車戰遂廢嘉靖十一年始復之柰軍餘皆募是故應之者既以為困抽之者亦以為難

公署

衛治在南薰門內之西初東向嘉靖十六年指揮茹隆改建南向規制頗壯於昔

經歷司衛堂之東

五千户所衛治之內

鎮撫監南薰門內之東

在城驛南關內東南

遞運所在河西寨其驛遞在河東者附見靈州誌

漢僧綱司在寧靜寺內

番僧綱司在報恩寺內

道紀司在清寧觀內

稅課局在南關門

內
東
之寧夏倉在報恩寺東銀庫附預備倉在寧夏倉南正統五年都御史金濂
奏設

左屯衛

建置沿革洪武初設為左護衛尋改為左屯衛分中屯衛之軍以其半實之降寧夏左屯衛指揮使司之印隸陝西都司

領五千户所印五顆 五十百户所印五十顆

衛鎮撫印一顆 經歷司印一顆 左倉有官無印

領屯堡一十四 蔣鼎堡有倉場 陳俊堡 瞿靖堡
林皐堡 邵綱堡南路守備住劄於此有倉場 李俊堡 王
佺堡 林武馬站堡 劉亮堡 魏信堡 張
政堡 唐鐸堡 許旺堡 王澄堡有倉場
領烽堠五十三 寧朔墩 常勝墩 武定墩 打
磑外口墩 打磑裏口墩 小貴兒溝墩 鎮
北墩 威遠墩 韮菜溝墩 歸德外口墩
歸德中口墩 歸德裏口墩 大風外口墩

大風裹口墩　小風口墩　寧靖墩　西番口墩　搭硤口墩　賀蘭口墩　盧清子墩　官音湖墩　淮安墩　獨樹兒墩　新興墩　新築墩　沙盤子墩　高渠稍墩　平湖墩　羅哥渠墩　雷家崗墩　白灘墩　沙井墩　鎮平墩　德勝墩以上三十四墩鎮城撥軍瞭望　汝箕外口墩
汝箕中墩　桃柴口墩　安定墩　大水口墩
小水口墩　暖泉兒墩　李家渠墩　窰灣墩

擒胡墩以上一十墩鎮朔堡撥軍瞭望　鎮夷墩　永興墩　寧武墩　平虜墩　靖夷墩　黑灘墩　沙湖墩　尖塔兒墩　蔣達沙窩墩以上九墩威鎮堡撥軍瞭望

官吏

官　指揮使同知僉事一十五員　衛鎮撫一員　經歷一員　千戶正副一十六員　百戶實授試署五十二員　倉副使一員

吏　承發司吏一名　三房令史二名　六房典

吏六名　五所司吏五名　鎮撫司吏一名　經

歷司司吏一名　左倉攢典一名

教讀一名　耆老木鐸六名

田二千九百九十一頃四十一畒二分開除見寧夏衛誌

賦夏秋徵糧三萬五千三百二十八石二斗五升九

合六勺改抵見寧夏衛誌

户五千一百一十一　口八千九百五十六

歲徵馬價銀二百八十八兩一錢六分七釐八毫

歲徵穀草五萬一千八百七十束二分一釐二毫

力役每歲春三月發軍丁脩治两壩挑濬漢延唐來

新渠良田等渠

每歲秋八月採湖灘秋青草三十四萬三千四百七

十二束

表田一頃五十畝徵糧一百二十石

公用田五頃五十畝徵糧四百四十石貯藥局

椺田四頃八十五畝徵糧二十八石八斗貯藥局

軍伍正額旗軍五千六百名迄今實在三千一百八十二名 帶管旗軍一千四百八十四名迄今實在一千一百一十八名 招募士兵六十二名

馬二千二百三十四

冬操夏種舍餘一千七名

公署

衛治在城內東北隅舊開王廟前 五千户所在衛治內 鎮撫監在衛治西

經歷司在衛堂東 左倉在右倉南

前衛

建置沿革本朝洪武中設寧夏前衛指揮使司之印隸陜西都司

領五千戶所印五顆　五十百戶所印五十顆內後所分置平虜城千戶百戶印皆隨之衛鎮撫印一顆　一經歷司印一顆　前倉有官無印

領屯堡九　謝保堡　張亮堡　李綱堡　丁義堡　周澄堡　平虜城一所北路守備駐劄於此有平虜城倉場　威鎮堡有倉場旗軍二百名守堡官一員領之今隸平虜城　宋澄堡　黃沙

馬寨堡

領烽堠四十五 雙山北舊墩 雙山南舊墩 茶泉墩 張通庄墩 平山墩 平夷墩 獨樹兒墩 三其營墩 馬圈兒墩 正德七年巡撫都御史馮清築初沙堆高丈餘者百十聯絡虜騎潛匿樵牧之人往往被擄自築墩後一望無際虜不能潛 五塔兒墩 沙溝墩 三岔兒墩 羅家窪墩 在邵綱堡唐渠西南北兩岡相夾一溝虜伏溝中俟堡孳畜出牧虜逾渠擄掠追逐常不及正德七年都御史馮清築是墩於北岡上瞭至山脚狐免皆見遂息其患 以上一十三墩鎮城撥

軍瞭望　赤木裏口墩　赤木中口墩　赤木新墩

紅井兒墩　新柳泉墩　紅山兒墩　舊柳泉

墩以上七墩平羌堡撥軍瞭望　懷遠墩　磨石北口墩　磨

石中墩　上紅井兒墩　雙山北岔墩　雙山

北新墩　永寧墩　雙山南新墩　威武墩

三塔兒墩　大衝子墩　沙溝墩以上一十二墩王泉撥軍

瞭望　定安墩　臨武口墩　臨泉墩　鎮山墩

哈喇木墩　大沙溝墩　廟山墩　沙山兒墩

分水嶺墩　硤口墩　崑崙墩　駱家庄墩

張六閘墩以上一十三墩大墩撥軍瞭望

官吏

官　指揮使同知僉事一十四員　衛鎮撫欽

經歷一員　千户正副二十二員　百户實授試

署五十三員　所鎮撫二員　倉副使一員

吏　承發司吏一名　三房令史三名　六房典

吏六名　四所司吏四名　鎮撫司吏一名　經

歷司司吏一名　前倉攢典一名

教讀二名　耆老木鐸六名

田二千二百五十八頃九畝六分一釐四毫寧夏屯田之為

人困者惟前右二衛居最臨河者崩於水逼山者壓於沙地去糧存徵求無已然天下之勢資外藩以障內宜發內帑以裕外可也今欵即其所產給其所用是使邊兵自食其力何以謂之赤養固非善於邊計矣況又徵稅於無影之田人無以堪其苦是故逋亡相踵撥補相繼以致丁力漸薄軍伍漸消謂不有所由孔亦可寒心也已巡撫都御史楊守禮悉究其弊委都指揮陳爵沿丘履畝務按其實奏請除之人人雀躍

而又未量司國計者何如

賦夏秋徵糧二萬五千三百一十一石二升七合一勺

以青茶豆抵斗悉如鄰御史楊志學所奏

戶三千五百九十　口五千三百八十四

歲徵馬價銀二百七兩九錢七分三釐六毫八絲

歲徵穀草三萬四千八百九十六束七分六釐四毫

力役每歲春三月發軍丁脩治兩壩挑濬漢延唐來新渠良田等渠

每歲秋八月採湖灘秋青草一十萬八千六百五十

束

表田一頃二十畝歲徵糧八十石

公用田四頃歲徵糧三百石（貯藥局）

樣田四頃八十畝歲徵糧三十八石八斗（貯藥局）

軍伍正額旗軍五千六百名（迄今實在二千八百一十二名）帶管旗

軍一千三百二十八名（迄今實在四百四十九名）招募士兵一

千二百六十八名

馬一千一五十匹

冬操夏種舍餘四百四十三石

公署

衛治在城隍廟西　四千戶所在衛治之內　鎮撫監在新倉西　經歷司在衛堂東　前倉在遊擊府東

右屯衛

建置沿革本朝洪武初設為右護衛尋改為右屯衛分中屯衛之軍以其半實之降寧夏右屯衛指揮使司之印隸陝西都司

領五千户所印五顆　五十百户所印五十顆　衛鎮撫印一顆

經歷司印一顆　右倉有官無印

領屯堡一十八　大壩堡有倉場旗軍二百名把總官一員守堡官一員

靖夷堡有官軍倉場　楊顯堡有倉場　靖虜堡　威遠堡

平胡堡嘉靖十一年秋九月虜由赤木口入踰良田渠薄鎮城下焚燒廬舍及場圃積聚之物飽利而歸十二年夏四月巡撫都御史楊志學總兵官周尚文相度其地委指揮周唐城靖虜王鎧城威遠王軏城平胡鼎足而峙聲勢聯絡迄今虜不敢窺人安耕牧矣　雷福

堡　桂文堡　常信堡　洪廣堡有倉場旗軍二百名把總

官一員守堡官一員

高桑堡

姚福堡

鎮朔堡 在[illegible]旗軍二百名把總官一員守堡官一員

楊信堡 弘治十年巡撫都御史張禎叔所築者為中種軍餘十餘家所居春往冬返正德八年并丁英庄為虜所陷九年都御史馮清檄南路守備雍彬拓其地而築是城居百餘家以軍官領之名仍其舊人無往返之勞獲安耕牧之業

鎮北堡 北自平虜城南抵大壩沿山空曠三百餘里虜入境視如無人之地鎮城迤西恒受其患弘治十三年巡撫都御史王珣奏委指揮鄭玘築之置步兵二百名守哨把總官一員凡居人樵牧始有依附議者皆曰若使南北兩路應援無失須添兵千餘設守備領之尤為至計惜兵不足付之無可奈何

平羌堡 有倉場旗軍二百名把總官一員守堡官一員

新

興堡地當歸德汝箕諸口之衝虜入寇潛伏於此足故洪廣高榮二堡臨山之田不獲耕種嘉靖十五年巡撫都御史張文魁總兵官王効委都指揮呂仲良創築之者工甚堅壯二堡臨山屯種之人始享地利洪廣堡旗軍內輪撥五十名守之每季一換

領烽堠四十一　石關兒墩　宿嵬裏口墩　馬房墩　夏古墩　平地新立墩　盧花橋墩平地　盧花二墩嘉靖十二年巡撫都御史楊志學築　乾渠兒墩　高渠兒墩

拜寺口墩　鎮北關墩　鎮靖墩嘉靖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吳鎧築　水吉口墩　黃峽外口墩　黃峽裏口墩

鎮北堡墩　甜水井墩　北沙城墩　平胡堡墩嘉靖十三年都御史楊志學築滚鍾口墩　青羊溝墩　石溝墩　平地高家閘墩　山口高家閘墩　山觜外口墩　山觜棗口墩　金塔口中墩　金塔棗口墩　鎮西墩　大方墩　板井墩　南沙城墩正德七年都御史馮清築威遠墩嘉靖十二年巡撫都御史楊志學築張義湖墩　鄭家橋墩　靖虜堡墩　羊房橋墩以上三墩俱嘉靖十二年都御史楊志學築陶榮堡墩　石灰窰

墩　黑埂墩嘉靖十八年都御史吳鎧築　郭羊兒橋墩嘉靖十二年都御史楊志學築　三岔渠墩嘉靖十七年都御史吳鎧築以上四墩俱瞭荒以備收斂人畜者

官吏

官　指揮使同知僉事一十六員　衛鎮撫缺經歷一員　千户正副一十四員　百户實授試署四十七員　倉副使一員

吏　承發司吏一名　三房令史二名　六房典

經吏六名　五所司吏五名　鎮撫司吏一名
歷司司吏一名　右倉攢典一名
教讀二名　耆老木鐸六名
田一千二百七十七頃四十畝四分九釐三毫 弊見前衛
田賦誌
賦夏秋徵糧二萬一千八百石二斗九升六勺七抄
户四千　口七千二百三
歲徵馬價銀二百八十一两三錢四分二釐五毫四

絲一忽

歲徵穀草十二萬六百四十束六分六釐九毫五絲六忽

力役每歲春三月發軍丁脩治两壩挑濬漢延唐渠新渠良田等渠

每歲秋八月採湖灘秋青草三十五萬一千八百五十束

東田一頃歲徵糧八石

公用田四頃歳徵粮三百二石

祿田四頃八十五畆每畆納銀九分三釐一毫共銀

四十五兩一錢五分三釐五毫供文廟等處祭祀之用

軍伍正額旗軍

帶管旗軍

招募土兵一千二百六十八名

馬八百九十二匹

冬操夏種舍餘四百九十九名

公署

衛治在新譙樓東　五千戶所在衛治之內　鎮撫監在衛治西　經歷司在衛堂東　右倉在左倉北

中屯衛

建置沿革洪武初置中護衛扈從慶　王正統九年增置廣武營都御史金濂奏調旗軍五百名守之正德五年宗藩寘鐇作變　詔以慶　王委身從叛革中護衛為中屯衛改降寧夏中屯衛指揮使司之

印隷陝西都司

領五千戶所印五顆　五十百戶所印四十九顆內一顆隨慶王府衛

鎮撫印一顆　一經歷司印一顆　一新倉有官無印

領屯堡五　慶祥堡　漢伯渠堡　金積堡　中營堡　鎮河堡舊冬黃河氷結套虜乘夜長驅直抵求通橋候侵晨人畜出城潜掠而還以致農廢恒業力雖勤而糞實少車不能行故也常分兵按伏高臺寺虜終不為忌乃議築堡以備之而又屢作屢止迄嘉靖十五年有晏海湖之失十七年都御史吳鎧始委都指揮呂仲良城之人以為便

領烽堠七　大凊墩　紅井墩　北石凊墩　井凊墩　南石槽墩　北城墩　苦興條凊墩

官吏

官　指揮同知僉事五員　千戶正副一十四員　百戶實授試署三十七員　衛鎮撫缺　所鎮撫二員　經歷一員　倉副使一員

吏　承發司吏一名　三房令史二名　六房典吏六名　五所司吏五名　鎮撫司吏一名　經

歷司司吏一名　新倉攢典一名

教讀二名　耆老木鐸六名

田原額一千九百三十一頃一十四畝二分六釐今承

種正軍實在三百五十四名撥補頂種餘丁一千四百五十五名佃種餘丁一千五百九十二名違

民五十四名違

軍三十六名

賦夏秋徵糧二萬二千四百七十六石二斗四升四

合六勺七撮

戶三千五百五十七　口五千八百五十三

歳徵馬價銀一百八十二两五錢九釐七毫四絲

歳徵穀草二萬五千五百二十四束五分八釐九毫二絲

力役每歳春三月發軍丁挑濬新渠

每歳秋八月採湖灘秋青草撒於寧左等衛湖灘

軍伍原額旗軍五千四百八十八名今實在二千一百三十九名内奉例撥豐林壽陽王府共五十名廣武營操備六百二十五名

馬除摘調廣武者有在衛無自馬改衛始添馬軍亦無定數

冬操夏種舍餘一百五十名

公署

衛治在南薰門之東　五千戶所在衛治之內　鎮撫監在衛治內之西　經歷司在衛堂之東　新倉在城隍廟後

按寧夏扞禦北虜屏蔽中原兵力悉出之五衛惟兵強則敵不侮猶地險則人不踰弘治以前虜之部落控弦而盗鈔者少則五六千多則一二萬尚以為劇今動以十數萬稱虜則由少而

漸多矣五衛兵成化以前尚有三萬三千有奇猶懼不給今僅一萬四千三百餘耳减昔之半兵則由多而漸少矣至於屯田之役始則正賦之外惟挑渠採草旣而增地畝銀已而增穀草今又力役之征蝟興毛起取於民者由簡而漸繁矣逋轉以求生固其情也孰肯坐受其斃是故原州平虜諸所白馬諸城應募而入籍者寧夏之人十則八九地以數易而耕畜以贖〔衍〕而

牧人費石餘之衆足以辦終歲之差故十數姓
而朋一軍之戶且有增無減內則實而外則虛
矣雖多方以招致峻法以勾攝勢自不能復焉
使田遺賦欠撥丁陪補爲內地而驅傭夫者實
又夏之屯也古者或募民徙塞下或徙民實塞
下皆籍乎內以充乎外玆歎不出其地而募之
人將避屯役之重而資廩餼之供苟實其兵則
屯必廢矣姑實其屯則兵仍虛矣是猶以三尺

之衾蔽五尺之軀覆其首必露其足覆其足必露其首勢豈能兩得哉夫謀事貴先防患貴預況燃眉之患已伏於因循之中轉移之機不亟為之則臨渴掘井恐無以濟其急丘文莊嘗曰夷狄不用中國人其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為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嗚呼各邊被掠之人而為虜用者今豈少哉是故為備愈艱於昔不可以不慎也　嘉靖十九年巡撫都御史南淵

楊公守禮乃上䟽曰題爲清理軍伍以實邊備事臣行據寧夏署坐營領軍都指揮僉事王濬呈開本鎮寧夏等衛所原額官軍五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員名實有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員名事故等項三萬四五百三十八員名及據備禦領班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袁清呈開查過陜西西安左等衛所原額寧夏本班備禦官軍五千五百七十四員名已到邊四千四百五

十二員名事故等項一千一百二十五員名各
數目到臣竊惟邊事莫先於兵兵政莫貴於實
查得本鎮寧夏等衛所官軍先年地方寧息行
伍充實自弘治年來屢因大虜犯邊加以天疫
流行漸次逃亡户絶数多計原額今皆不及其
半鎮城除步守并備禦官軍分撥兩班守墩哨
瞭守門等項差用外止有正奇遊三兵人馬將
及九千東調西禦猶不能周河東花馬池一帶

并中西二路城堡數多各該官軍除分散在邊
擺守墩鋪等項差用外其餘亦皆數少每遇虜
賊侵犯兵力单弱往往失事臣查得近年該前
總制尚書王瓊因套虜侵入腹裏當時未築有
新邊奏議於固原環慶地方紅古白馬海剌都
乾鹽池打剌赤平虜鎮戎下馬房甜水等城堡
召軍立所寧夏之人一聞召募遺棄軍伍攜帶
户丁前去各堡投當軍役盖因寧夏與虜為隣

守哨防衛日日不暇差役浩繁歲歲告累紅古等城堡俱在腹裏又無防守差撥之勞且地方廣闊耕牧甚便所以各役避重投輕棄邊就裏當時召軍之人止知得軍為美豈知空邊可憂

臣聞古人徙民以實塞下者有所見也數年以來寧夏衛所官員往往申稱各所缺軍户丁俱投腹裏當軍日漸消耗臣每每行查況不係臣所轄地方而各城堡官軍通不查解一人差人

守取往往聚衆打奪將來做傚成風寧夏之軍日漸散亡萬一失守雖腹裏數十萬之兵亦將如之何抑及照陝西備禦班軍先年及期赴邊地方頼以保障今則到邊之卒十則六七徒擁備禦虛名全無戰守實用是豈　國家徵兵戍邊之意臣訪得前項官軍好逸惡勞畏難憚險賄囑衛所官吏家道殷實者則雇人代當户族蕃衍者則輪丁赴役雖有正身半係貧難老弱

之輩但因違歲戍邊寒苦人愈畏懼不来雖有各道守巡兵備及都司府州縣衛所等官臣與之激揚不與畧無干涉文移之行視如故紙能知邊方為重者不多見也臣又查得舊例領班都指揮每遇下班徧歷所屬衛所捉捕逃軍比較馬匹什物等件臨時上班公同都司掌印等官點驗齊備坐委本司僉書佐貳官一員管押赴邊交割今皆廢格不行以致軍政法例大壞

臣除將本鎮寧夏衛所原額軍內逃故缺伍者
備行署坐營都指揮王濬督屬清查明白造冊
通行各該原籍官司清觧補伍外伏望 皇上
軫念極邊重鎮戰守缺人乞 勑該部備行陝
西撫按衙門嚴督都司掌印及布按二司清軍
守巡兵備并各府州縣衛所等官二面將腹裏
固原環慶地方紅古白馬海剌都乾鹽池打剌
赤平虜鎮戎下馬房甜水等城堡新募軍士逐

一清查但係寧夏之人所將戶丁盡數掣歸寧夏補伍少助原額仍一面將西安左等衛所備禦脫班事故官軍一千一百二十二員名照例於各衛所城操軍內精選撥補完足呈馳解發

臣處查發各該城堡備禦以後之年班軍務要公同領班都指揮逐一嚴加簡閱除精壯正身照舊留役外其餘但有老弱不堪應役及雇覔不係正身者盡行斥逐先儘本戶壯丁無壯丁

者亦照前例於城操軍內精選撥補齊足候該
班之期都司坐委佐貳官員押解赴邊操備若
再不行加謹日廢一日其各該守巡兵備都司
府衛等官亦聽臣指實參究如此庶法令大行
人心知畏而軍伍不致缺乏矣緣係清理軍伍
以實邊備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按是疏曰寧夏之軍日漸散亡萬一失守
雖腹裏數十萬之兵亦將如之何扎此實對病

之藥誠朱子所謂大承氣湯也必須司本兵者無顧慮督軍務者無偏愛斯可行焉苟行矣則長治久安之福豈特邊鎮之幸抑寔社稷幸也

南路邵剛堡北至寧夏七十里南至廣武營分水嶺界六十里

建置沿革本國初左屯衛居屯種軍餘者領之以千百戶北虜數犯寧化李俊諸堡正德五年總制右都御史楊一清奏設守備輯湊五衛有馬官軍五

百員名駐劄大壩為寧夏南路守備雍彬以㢱綱視大壩為適中防禦寔便故駐劄焉城因其舊東門一上建振武樓領玉泉營自鎮城迤南屯堡皆屬之

公署

守備衙在振武門內大街北　官廳在守備宅東　倉在守備宅西　草場在城內西南角

官

守備一員　管堡官一員

軍馬

軍五百名　馬五百匹

領玉泉營旗軍二百名把總官一員

邊防西關門　西關門者北自赤木口南抵大壩堡八十餘里嘉靖十年僉事齊之鸞建議於總制尚書王瓊奏役屯丁萬人費内帑萬金而恭之塹者初聞是議父老以為不可將士以為不可制府亦以為不可之鸞力主已議堅不可回踰六旬而成之成未月餘風揚沙塞數日悉平仍責令楊顯平羌邵綱玉泉四堡時加挑濬然隨挑隨淤人不堪其困苦巡撫都御史楊志學奏棄之四堡

始緩令於之鸞所撰朔方天塹西關門記故不之載焉

赤木口關

嘉靖十九年都御史楊公守禮總兵官任公傑修築之者僉事孟霦為之記曰寧夏鎮西北據賀蘭山東南據黄河也大兵以禦胡虜山之北之西河之東皆虜窟也河惟堅氷可徑度他時險猶足恃山迴斜四百餘里崗岑崖崒為鎮之壁其谿蹬可馳入者五十餘處而赤木口尤易入昔人徧履山谿築關削崖以絶其道立塹臺布戍卒以守之惟赤木口為弗固以罔之難也歳久關險漸壊谿蹬俱通虜乃大肆侵掠來不及備去不可襲非獨兵弱之故也嘉靖丙申大司馬劉公總督三邊軍務深以寧夏失險為憂乃著安夏録示前巡撫吳公二載漸復其舊其不能修者赤木關也蓋山勢到此散緩谿口可容百馬其南低峯亦徑通虜窟者不可勝塞山麓有古墻可蹤而傾也蓋山多沙礫而少壤土且無泉

并故難為力司馬公見其難經晝其畧上疏以請
資費　命下戶部發四萬金巳亥冬巡撫中丞楊
公至謁司馬公論及其事而受其託乃於庚子春
首北觀平虜城循山麓而西抵赤木口惟時總戎
任公與俱焉乃登高四顧久之中丞公曰山勢散
緩而多谿工難預定惟令率者自度宜築則築宜
削則削庶幾可為又曰關非水土不塞夫役非水
不能居也乃令人徧訪諸崖谷忽得壤土數處喜
相顧曰殆天欲成耶又令鑿泉不得曰金塔鑿曾
見四泉相去二十里作水車百輛可運之又見山
多圜石如斗曰此可作砌且省斧斲之力歸令都
指揮呂仲良督軍夫四千往役咸如其言又令遊
擊將軍傅君統千軍以防之以所請金令經歷符
仁易糧以餉之必責其羨餘又頻市牛酒往勞之
軍夫每自奮云關口石砌長一十八丈高二丈三
尺女墻高七尺下濶三丈上濶一丈八尺其北斬

山長五百九十七丈其南斬山長七十六丈又南
丐基土築墻長四十八丈八尺高二丈女墻高五
尺下濶三丈四尺上濶一丈七尺又南石基土築
墻長一千三百八十五丈四尺高二丈女墻高五
尺下濶二丈二尺上濶一丈二尺又南斬山長六
百七十九丈高二丈女墻高四尺比他關為最固
焉五月一日赴役八月　日工畢共費金　兩
霸時在鎮督理糧儲同副總戎陶君往来從事
乃命霸紀之按赤木實夏鎮喫緊之關謀及百
年成於一旦使巡鎮弗協委任匪人雖財豊力贍
亦豈能之繼今而往閱視修葺之慎不無望於来
者觀是記則難易急緩宜加猛省否則豈邉圉之
福也
乎

宦蹟

雍彬中衛指揮正德五年設守備始此　楊賢寧夏前衛指揮　吳吉陜西西安衛指揮　王効榆林衛指揮　劉威寧夏左屯衛指揮　陳爵寧夏前衛指揮嘉靖九年總制尚書王瓊奏革之　常綱中衛指揮嘉靖十四年巡撫都御史張文魁奏復之後守備始

此兵貴聯絡故易於應援邵綱未設官兵之前虜自赤木等口入抵羅家窪則寧化李俊諸堡數受剽掠之虞自設有官兵之後南應以王泉營北應以平羌堡有警首尾應擊尾首應擊背則首尾皆應之勢害故少矣然權不重則威不振威不振則兵不齊守備之官是故宜復之也自邵綱抵平虜又三百餘里中間雖有鎮北北鎮朔二堡一各止步軍二百更番守哨實無出戰之兵求進西帶得享耕牧之利豈留平虜一改將增兵而已視鎮北堡適中之處尤宜設守備一員添兵馬一千庶幾免首

尾不顧之患惜其時
與力不能舉奈何

北路平虜城南至寧夏一百二十里北至鎮遠關九十里東至黄河一十五里西至賀蘭山六十里

建置沿革自古無城永樂初始建置軍馬哨備景泰六年奏撥前衛後千户所十百户軍餘居之弘治六年居人繁庶展築新城週迴共三里東西倍於南北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濶倍之正德五年總制右都御史楊一清奏設守備為寧夏北路領威

鎮堡自鎮城迤北屯堡皆屬之

形勝　賀蘭背於西北黃河面於東南　巡撫都御史楊守禮晚入平虜城詩黃風吹遠塞暝色下荒城門掩鐘初度人諠鷄亂鳴胡笳在耳單餉倍關情惆悵渾無寐隔簾山月明

後千户所　前衛後千户所管軍印一顆　百户所十百户印十顆　平虜倉條記一顆

官

守備一員　正副千户二員　百户一十員　倉

副使一員

吏

司吏一名　倉攢典一名

公署

守備衙在新城北　官廳在舊城中　千戶所在舊城東　平虜倉在舊城南

草場在新城西北　鼓樓在城中

祠廟

城隍廟在舊城中　兵車廠在舊城中　真武堂正統間虜有號楊王者大舉攻

平虜城城将破俄頃虜潰觧後數日人自虜中来
歸者詳問其潰觧之故僉言當時惡風旋轉遥見
一大人身穿皂衣披髮仗劍擁衆自南而来虜懼
自潰而退人以為真武神也乃建堂祀之年久圮
壞正德中千户昌
政捐俸資重修

領烽堠一十三 鎮寧墩 楸門兒墩 尾窰墩
雙谷堆墩 望遠墩 寧朔墩以上六墩俱寧夏衛撥人守瞭 打
磑外口墩 打磑裏口墩 蓬莱溝墩 歸德裏
口墩 歸德中墩 歸德外口墩 棗兒溝墩以上七墩俱左衛撥人瞭望

邊防北關門

嘉靖九年僉事齊之鸞建議於總制尚書王瓊東自黃河西抵賀蘭築墻以遮平虜城者初奏起自賀蘭王玘口北去平虜城四十餘里命既下工浩費繁役不能舉政就今築之地為城為塹視其地勢所宜但迤西一段土脉鹻滷連歲平虜餘財力為幫修所困議者咸謂此墻可以有可以無大抵非邊防喫緊之謀故爾之鸞有朔方天塹北關門記記曰夏鎮北境自河東黃沙之長城百里燧臺十八堠廢不能守於是河西鎮遠關為長物黑山營遂棄而威鎮堡遷矣北虜取徑於賀蘭伸右臂於莊浪西海勢有所必至也或言於朝曰不早圖之將延入心腹夏其能久宜復河東城燧河西營堡固守之耳事下總制軍務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公瓊議以聞公乃簡車徒盛軍實自靈武渡河入夏宿留平虜威鎮之間跋履駐望召宿宦老卒兼

詢之既得其故乃進副使牛君天麟與之讜語之曰所謂河東西之城燧營堡遺墟故在也何名為復但未有必守之策耳夫内勢有所不及則外地孤懸彼豈力有餘而其踴竄圖之罪扎如可復也亦可失也因上議請於唐朔方軍故址北數里為深溝高壘東屬之黄河西屬之賀蘭彼邊堡之無屯種者近之以助守望則虜自不能入矣虜不我窺然後蓄力俟時以修治其外拓寸則吾之寸拓尺則吾之尺也有詔舉行時嘉靖庚寅十二月也會鎮巡官俱以事去任屬之讜料理役事越辛卯春正月新任巡撫右僉都御史胡公東皐自蜀至總兵官征西將軍周公尚文自酒泉從翁然事事惟謹三月之望之讜以巡按御史朱公觀爲陜按察副使夏之邊工專責成焉因偕前副總兵江桓遵公所部分圖說率夏正奇兵并陜防秋兵合六千五百有奇就役胡公周公復會叅

以來協相度以致徑近通水泉以便炊汲鳩工集
材百用咸備而周公因留督諸軍役所需食露宿
與丁夫共抖苦者五浹月至秋七月工告成由沙
湖西至賀蘭山之棗兒溝凡三十五里皆内築墻
高厚各二丈外濬塹深廣各一丈五尺有奇墻有
堞可蔽有空可下視以弩射為關門二東曰平虜
中曰鎮北其上皆為堂若干楹其下各增城三面
為二堡周遭里百二十餘步徙舊威鎮并鎮北堡
軍實之又徙内堡單之無屯種者於西偏限為臨
山堡城視平虜鎮北稍殺而營舍工費皆給於官
為敵臺四皆置廬舍三間燧臺八各設戍二十人
給以弓矢鎗砲斧盾之器沙湖東至黃河凡五里
水漲則澤竭則墻虜可竊出皆為墻高厚一丈五
尺塹深廣一丈以旁室其間道於是策夏河山如
故而阨塞之險一新矣公來閱視會鎮守左監丞
劉公至令副總兵苗君鑾皆至與落成焉公謂之

窩直紀歲月乃僭作朔方天塹北關門記副使齊之鸞撰

宦蹟

楊英 都指揮正德五年設守備始此

史經 寧夏右屯衛指揮正德戊辰武舉

劉恩 寧夏右屯衛指揮

羅賢 寧夏前衛指揮

孫吉 寧夏右屯衛都指揮嘉靖九年總制尚書王瓊奏革之

呂仲良 寧夏右屯衛指揮嘉靖十四年巡撫都御史張文魁奏復之復守備始此

楊時 寧夏左屯衛指揮

韓欽 寧夏衛指揮

按平虜城屏蔽鎮城迤北十面北當鎮遠打磑諸關口之衝東當套虜浮河之横西南當汝箕大風諸小風歸德鎮北宿嵬黃峽諸口之衝其步卒守城守墩差占外馬軍不足三百五十名但原額減三

之一矣諸虜出沒不時實難戰守以致巡撫都御史張文魁奏改後所為平虜守禦千户所設參將一員增置兵馬以數防禦且為復黑山營之漸尚未議復十九年巡撫都御史楊守禮會同總兵官任傑又議復邊鎮以固地方邊人歡躍待命疏曰臣傑會同鎮守總兵官都督僉事任傑親歷　各邊閱視得寧夏迤北舊有鎮遠關關之東為黃河關之西賀蘭山盡頭山水相交最為要地以故設關防守誠據古之見也關之南五里舊有黑山營設有官軍備禦黑山營之南七十里設平虜城關之西沿山四十里有打磑口乃賊出入要地有險可守先年修築三關設立墩臺防哨東西聯屬遠邇觀望烽火嚴明賊亦難入至弘治以前多因極邊地方供餉不便軍多逃故兵力寡弱遂行廢棄黑山止有空營鎮遠雖稱有墩有軍相離平虜城百里之遠孤危難守有名無實而已打磑口一帶尚

有十數墩有軍守哨惟京營三關盡行毀壞且各山之水俱從此出以致衝坍見有形迹可考傍有乾開東兒溝桃坡等數口正德年間大賊奔入或從打磑口入或河東渡河而過無人防守任其牧放隨意搶擄平虜城雖設有守備官一員馬步官軍不上五百餘名除守城守墩差占外馬軍不上三百五十名山後河東之賊不時出沒實難戰守所以先年守備官多無二年充軍者數人以故議會平虜城北十里許脩築長城一道東西約五十里西抵賀蘭山東抵沙湖各設墩臺撥軍哨望又於墻之裏西北盡頭設臨山堡每年撥軍防守居人借此墩墻稍敵樵牧人亦稱便雖棄鎮遠關黑山營打磑口之地誠出不得已之情臣詳議得前棄地方俱係我 國家舊基致為犬羊南牧之地臣欲一併舉行恢復但工力浩大兵馬不足廢棄五十年之餘一旦豈能成事必須以次漸復庶得

全美其新修邊墻已經十年間有用場之處量為
脩築重關設險亦不為過又查得臨山堡極北之
地盡頭山脚之下東有邊墻相離平虜城五十餘
里地土沙漠一草不生堡中軍人不上二十餘名
每年撥軍一百名防守俱在平虜城支糧各軍因
苦哭告毎稱不便會議間又為脩省事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開寧夏平虜城地方北當河套西拒賀
蘭北衛沙漠三面受敵原設守備官員統領見在
官軍五百餘名委似不敷防禦查得先該巡撫都
御史張文魁奏要改設叅將增益兵馬及將該城
寧夏前衛後千戶所改作平虜守禦千戶所以為
後患山營之漸未經查報其賀蘭山三十七山口
近日雖各損壞然遺址尚存若得漸次脩築使通
賊路少則於隄防益易合行寧夏撫鎮等官會議
具奏抄行備咨到臣卷查嘉靖十七年八月內該
前任都御史吳鎧具奏動支經碍贓罰銀兩將次

箕犬風小風縣總鎮北宿嵬黃峽等口陸續修完又經奏請發銀四萬兩專一修理關口不許別項支用在庫臣備查各關口有被水衝塌者責令守備官韓欽帶領官軍相機補修完固俱堪保障惟赤木口溝岔甚多工程浩大久未修築臣於五月初二日會委遊擊將軍傅鍾架梁都司呂仲良領軍修理逆水逆米剌山築墻漸有次第及查平虜城原係寧夏前衛後所地方後所官員印信舊在平虜城居住若改作平虜守禦千户所止是改名軍數仍舊見今軍數不多召選不出參將之設候有事之日另行具奏臣備行寧夏管糧兼理鹽法兵備道僉事孟霦會議續據該道呈稱會行坐營官都指揮呂仲良親詣打磑等口踏勘得本口舊設石砌關墻三道頭關一道長二十八丈五尺二關一道長三十一丈各底闊元丈頂闊一丈八尺高二丈女墻五尺梁山墩一座遶接陸關一道

半斬半砌共長一百三十六丈武定墩一座連接外閘一道長五十四丈係舩北山半斬半砌長七十二丈裹閘一道長二十八丈倚舩南山半斬半砌乾閘一道長八丈六尺外閘一道長三丈二尺一桃坡口閘一道長七丈棗兒溝閘二道棗外閘各一道各長九丈五尺乾閘一道半斬半砌長八十四丈五尺乾閘底闊不等砌閘底闊俱三丈高二丈五尺通共五百九十八丈八尺計算三里零五十八丈八尺及勘得新邊一道被賊燒燬西暗門一十一座鋪樓敵臺內多損壞坍塌不堪邊墻一十八里通前共計二十一里零五十八丈八尺俱應脩砌應用做工軍夫三千名大約每日做工五里三分計算做工四十七日可完每名照依節年脩邊事例日支口糧二升鹽菜銀一分共該口糧二千四百石鹽菜銀一千二百兩合用架梁防護官軍二千名每名日支口糧一升五合該糧一千二百石

并應用斬山鐵鏃銑鏈器具等件用銀一百二十兩共該用糧三千六百石每石時值價銀六錢共銀二千一百六十兩通前鹽菜銀共計三千四百六十兩前項官軍於三兵及附近城堡差撥糧先於臨近鎮朔平虜等倉收貯主兵數内放給銀於寧夏庫見貯脩邊銀内動支委官給散其臨山堡設在新邊西北盡頭山脚之下地土沙漠草茅不生人難居住在彼防守坐廢錢糧無益於事合將本堡周圍城墻改為月墻中築高墩一座撥人瞭望似為便益呈乞照詳一節為照前項關隘以次脩完惟鎮遠關黑山營工程浩大兵馬不足恐難近舉除候兵食充足虜賊遠遁另行奏請脩復外其打碰口三關并棗兒溝等口及新邊坍壞處所候脩赤木口關墻工完之日悉照各官所議相應脩築且所費不多恢復有漸其臨山堡委的地土沙漠草茅不生人難防守坐廢錢糧名雖為堡

其實無益似應改築墩臺擺單守則委於邊備有
益人情稱便如蒙伏望皇上軫念極邊重地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明白行臣等會委官員置造
器具差撥官軍修築關牆爺山堡收設墩臺務期
完固以圖經久事完通將用過
錢兩并修過工程造冊奏繳

按邊防大計誠非一人智力之所能盡創於始
者未必無遺謀於後繼於今者容可不通塞於
時況又徒建新續因致遠圖而益難於為禦乳
使平虜地方不監是號亟加之意則敝漸深而
患彌重踰十數年之後吾恐禁綱足不能給之矣

是故備載其蹟以告志未詳聞見之君子云